

近世著名探案

海濱神探錄



海濱神探錄

第二冊

上海中西書局出版

社會小說
滬濱神探錄第二集目次

第十三回

千奇百怪騙術翻新

半夜三更偷兒感德

第十四回

情切切警官陳情辭

恨縣縣傭婦談恨事

第十五回

馬面牛頭秋宵翰賊

神荼鬱壘月夜追人

第十六回

鏡花樓春宵伴恩客

水月里香餌誘哥兒

第十七回

姦夫淫婦半淞園遨遊

劇盜神探卡德路決鬥

第十八回

賣餛飩夥計喬裝

喫喜酒名探遇害

第十九回

金龍大王下凡度衆生

神鷹使者八山獵多獸

第二十回

佛國無緣尼僧墮惡道

善人好施乞丐被仁恩

第二十一回

接木移花芙蓉變態

藏珠剖腹哈吧傷身

第二十二回

鬼影憧憧關官僚喪胆

柔情款款電學家勞心

第二十三回

浪蕩子引誘薄命女

狠心婦虐待可憐蟲

第二十四回

小販有心不忘阿母

土豪無義怨煞姘頭

滬濱神探錄

第二集 目次

武術俠義小說

江湖好漢全傳

書中人個個都有來歷
書中事件件皆有根據

請近代的許多英雄好漢
悉數登場

將江湖上種種奇聞怪事
盡情搬演

本書主要人物

- 霍元甲 蔣定遠 劉慶裕
- 馬永貞 綠衣女 樊老五
- 孫美瑤 徐老虎 蔡天慶
- 馬素貞 曾國璋 鄭六兒
- 孫美珠 西山王 史雲龍
- 駝龍 何勇 陸翠姑
- 孫七 周九魁 張勳

是水滸傳以後第一部長篇大寫真

奉送華山姚氏家藏古本先天羅漢拳十八手圖勢一部練習一年力敵百人

本書主要情節

- 老書生 深山擊怪 古寺舉鐘
- 徐老虎 傷人入命 入海販鹽
- 孫美珠 關外探參 懲斬奸伙
- 孫美瑤 臨城劫車 引起外交
- 西山王 三屠丁巷 獨霸西山
- 蔡天慶 創紅槍會 拒敵官兵
- 鄭六兒 身輕如燕 行刺洋鬼
- 馬永貞 關外販馬 滬上稱雄
- 女俠客 深宮行刺 血濺胡虜
- 陸翠姑 單騎保慶 力退羣盜
- 駝龍女 獨霸關外 橫行無忌
- 蔣定遠 北行遇盜 絕技驚人

全書百萬言一百
大回分訂四厚冊
精裝一盒定價三
元二角實售二元
外埠寄費加二角

上海望平街中西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滬濱神探錄 第二集

繡虎生著



第十三回 千奇百怪騙術翻新 半夜三更偷兒感德

話說前回書中，那少年帶著王媽，拏了首飾，教汽車夫把汽車一逕開到漢口路。珠寶鋪裏，揀好珠項圈一個，鑽戒一對，計價四千三百元。教個夥計，送到某里十二號，劉公館兌銀。夥計把項圈，指環，裝在錦盒，用條洋巾包好，叫部街車前往。那少年和王媽乘著汽車先走，等到夥計送到某里，找著十二號門牌，敲門進去，問劉先生在家嗎？一個像是茶房的說：在樓上。便又高聲喊道：王媽！老爺在賬房裏嗎？珠寶鋪裏送貨來了。只聽得樓上王媽答道：教他上來。那茶房指著步梯說：從這裏上去，夥計捧著兩件飾物，拾級登樓，王媽迎著說：老爺在房間裏，請進去。夥計進了房門，見房間裏上面鋪著一張銅牀，玻璃窗下，設著寫字檯，檯旁擺一把有螺旋的靠椅。椅後一只保險鐵箱。那少年正躺在搖椅上休息，見夥計到來，起身讓坐，說：辛苦你了。

這款付你鈔票好嗎？夥計說好極，鈔票輕便些，說時把首飾包放在檯上。那少年便從衣袋裏掣出鑰匙，將保險箱門打開，取出兩大卷鈔票。正要檢點，只聽下面茶房喊道：袁家表老爺又來了。少年蹙著眉頭，教王媽快些下去，叫他在客堂裏暫坐，說我就來。又對夥計道：我們這做親，說來真是討氣，三日兩頭，前來打抽豐，不應酬他，固然不答應，便是略遲些，就無法無天蠻做起來。這時假使教他上樓，他見了鈔票，首飾搶都會搶將去的。說時，便將鈔票、首飾包，一並藏入保險箱裏。又道你且請寬坐，我下去發付了他就來。那夥計只得坐著等他。停了一歇，只聽得樓下好像拌嘴的聲音。又停了好久，門外警笛亂鳴，似乎有許多人擁進門來，在下面沸反盈天的鬧了一回。正在心裏詫異，又聽得步梯蹬蹬價怪響。一霎時走進四五個人來，為頭一個濃眉禿頂，短小精悍的人，喝聲你是那個，在這裏做什麼！夥計說：我是C珠寶鋪夥計，送貨來的。那人說：有什麼證據，夥計見他是偵探模樣，知道事情必有變化，便把這裏主人，如何向敝鋪兌換珠項圈和鑽戒，如何教我送貨到公館兌銀，如何

下面有客來把鈔票貨物藏入保險箱裏後來聽得下面吵鬧，你們就上來了，不信！你們可向敝號去問的。那人道：這裏是騙子的巢穴，你還不知道嗎？夥計說：若果真是騙子，幸喜首飾還在保險箱裏，想來不致損失。那人笑道：你真還睡在夢裏哩！說時，便在衣袋裏，摸出鑰匙，把保險箱打開。可煞作怪，箱裏空空洞洞，不但沒有鈔票和項圈指環；並箱底也是一個窟窿，連鐵板都不知到那裏去了。原來這少年就是劉明。是個有名大騙子。前日這個老丐婦，並不是他的娘，所以認她做娘的緣故，是預備將來做抵押品的。且逆料這種丐婦，連飯部沒有吃，忽然有個富翁要做她兒子，那有不糊糊塗塗承認的道理。講到付A參號的莊票，起初一張，原是眞的。後來夥友要他六元另找，他故意發他老關皮氣，把莊票收入皮匣裏，等到第二回取出來的時候，已是另換一張假票。那參號裏的夥友，怎地會防得到呢！這個漏底保險箱和樓板是通的。物件放進箱裏，就從這窟窿墮下，樓下自有人接去。又是甚麼哀家表老爺，也是假的。總而言之，設成各種圈套，預備今朝大施手段，騙到一項巨款。

走到外埠去大家受用。不料魏大偵探，早派了一個千璃巖，在他家做個內線。你在這裏搬神弄鬼，他便在那裏遣兵調將；結果，終是正能克邪，奸徒伏法；到便宜了一個老丐婦，享幾天富貴榮華，做幾天太太命婦，那三家商店，失而復得。也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啊。且說這千璃巖本來不姓千，是內地人，從小父母雙亡，又沒有親戚照應，遂便流落做小生意，日裏沿街買賣，到晚來，只在客棧裏棲身。遇到夏天，時時打個露天公館。衣食住居，雖不周齊，却是無牽無掛，行動自由，另有一種樂趣。他的性情又聰明，身體又活潑，可是頑皮異常。每到生意歸來，和同夥人們，在草地做各種遊戲，什麼豁虎跳，翻筋斗，豎蜻蜓，爬蟾子，沒有一樣不能，沒有一樣不精，好像洋老鼠盪千秋的一般；所以大家多叫他做千秋兒。那千秋兒流浪多年，到十四歲那年，忽而否極泰來，遇見一個老師父，投在他門下，從此步步高升。這是後話。且說這老師，是千秋兒的同鄉。姓石，名字叔傳。人家多喚他石老兒。從小在江湖上，做些小本錢買賣。什麼買進，什麼賣出，手段異常高明。二三十年裏，從沒有折過一次本。現在

年紀老了，銀錢也積蓄得不少。他便衣錦榮歸，在家鄉建了一所房子，廳堂，臥室，廚房，菜園，一應俱全。但是內地人家，平常食用，和上海不同。飲水一項，上海是有自來水的。內地多用雨水，檐下擺着大缸幾口，下雨時候，用檐雷接儲，煮水，洗衣，都用著他。汲水的傢貨，式樣也是特別，叫做「拗斗」和「水杓子」。雖有些相像，但他是木質的。容量比較大些，他的柄，是向上直生的。上海的鑪灶，最講究的，是電氣鑪灶，或者火油打氣鑪。尋常的，多是生煤炭，或木柴的小灶。內地却一概用磚石砌成的大灶，白鐵蕩瓷鍋，和鉛鍋，是沒有的。大該多用鐵鍋。鍋蓋有一尺五六寸高，好像倒置木桶一般。這也別有一種作用，因為在鍋裏煮飯，鍋面架著一個竹架，小菜放在架上。然後把鍋蓋蓋好，等到米飯煮熟，那小菜也自然蒸得透了。閒話少說，且講石老兒進了新屋，儼然團團其面，胖胖其體，過他的安閒生活。可是他自已雖享福不作那小本錢的經營。而家中仍舊搜羅著許多聰明少年，教他種種生意的法術，所以門庭若市，真有孟嘗君食客三千的氣像。後來路上遇見千秋兒，見他聰穎可愛，便把

他帶到家裏，做一個僮僕。又嫌他千秋兒名字不好，特爲另外替他取一名字，便叫做千璃岩。千璃岩到了石家，放出他狡黠的手段，弄得石老兒異常歡喜。有一天晚間，十二點鐘以後，那班聰明少年，多已歸去。只留下千璃岩和幾個僕人，睡在石老兒臥室外，一間小房子裏，忽聽得天井裏，黃狗連聲狂吠。大家起來，隨處查察一遍。只見廚房外，小天井裏，沿牆倚著一根大竹竿。知道有竊賊越牆進內，但是門尙未開，各處又不見賊的蹤跡，只得走進去報告石老兒。石老兒說：你們各處都尋找過嗎？回說尋找遍了。石老兒說：再到廚房裏，把鍋蓋揭去，灶突裏去查看查看，或者躲在裏面，千璃岩說：灶突裏容量極小，那裏藏得身呢？石老兒笑道：你那裏知道，他不會把鐵鍋搬去，將身體蹲在灶突裏，再把鍋蓋頂在頭上，豈不綽綽有餘嗎？衆人大服。石老兒又道：若果灶突裏沒有，且再到水缸裏去看看，這等小竊，又有一個在水缸裏藏身的法子，他把身子完全沉在水裏，只露口鼻在水面上，用「拗斗」倒覆面部，牢持他的柄，可以在「拗斗」裏通他的呼吸。人家雖到缸裏查看，一時總

也瞧不出的。衆人益加悅服，拍掌不歇。石老兒復笑道：癡孩子，還不快去，這樣游游衍衍，不怕偷兒逃走嗎？衆人聞說，趕忙到廚房水缸裏去找。後來果然在水缸裏捉著一個賊人。水淋淋的，連拖帶曳，到得石老兒面前，石老兒因爲自己也是貧苦出身，總有些測隱之心，慈悲之念的。再者，今天又沒有損失，遂把這賊訓斥一翻，教他去罷。那賊遂抱頭鼠竄而去。石老兒對衆人道：這真是捕快家裏偷物事，你道可笑不可笑呢？可是你們必須牢記，今天是五月初十日。等到明年今日，這小子必要來做週年的。若被他偷些去，失物的事猶小，被江湖上朋友當個笑話講，豈不敗壞我的名譽嗎？衆人唯唯而退。這一年裏面，石家也沒有什麼事情可記。無非是六月吃西瓜，七月放燄口，八月吃月餅，九月吃栗糕，十月收租穀，十一月拜冬至，十二月守歲。次年正月拜年，二三月掃墓，四月預備種田，到了五月，那小竊做週年的日期將至。別人多不留意，獨有千禧巖始終未嘗忘記。晚飯過後，他一人，東邊瞧瞧門戶，西邊摸摸牆壁。等到五更向盡，果然聽見後門檻下，似乎有人在那裏掘土。停了一歇，

檻下泥土，已經穿了一個窟窿，千璃巖知道這賊打將從檻下伸足進來，趕忙暗中摸索。拏了一條板凳，蹲在門旁，又過了一回，果然從門檻下面窟窿裏，慢慢地伸進一雙毛茸茸的小腿來。千璃巖仍舊毫不做聲，等到小腿將近膝蓋，猛地裏把他兩腳高高提起，一手將板凳塞在他小腿下面。那賊被他梗住，要想退出，固然不得，便是要想進去，也是不可能的。只得哀哀求饒，可是千璃巖特別好刁，不但不去，放他並用左手把他足趾捉住，張著右指，在他足心不住的爬搔，左足搔好，又爬右足，輪流地弄個不休，那賊覺得奇癢難堪，起初只是哀求，後來竟殺豬般喊起救命來了，那些僕人，多在睡夢裏，被他驚醒。大家點了燈籠，奔來瞧看。開出門去，果然就是去年來過的這個小賊。遂便將他兩臂縛住，石老兒也不去和他計較，收在門下當個雜差。再說石老兒收了這個徒弟，雖然是個小本職業，到也有一種嚴厲的規則。大約一般性情愚蠢的，和雖然心思聰穎，而江湖要訣不熟悉的，決不許出外營業。他人到也多數能夠就他範圍，獨有這千璃巖，每每自持能為，好作聰明。倒外要求，要

到外埠去做生意，石老兒那裏肯答應他，有一天。璃巖又向石老兒纏繞不清，石老兒爲他年輕可愛，本來是另眼相看的，因而是真非真的對他說：你果真要去，現在我有一樁事情，你能夠辦得到，我便答應你。若果辦不到，且拋了這個念頭，不必抬著頭，想那天鵝掉下來。千璃巖聽了，顛頭播腦地做作一回，說：你是個老法師，出出來的題目，一定是不容易做的。但是孫行者不在，如來佛手心裏翻過筋斗，總不肯死心貼地的。請老法師說出事情來，待我細細地想想法子看！石老兒道：也沒有什麼難事，你且聽著，我現在坐在這裏，你有本事能驅我到庭子裏，我就放你出去。千璃巖嘻皮笑臉的說道：我早知道你必定有難題目的，一面說，一面縐著眉頭，想了好一回。裝出正正經經的樣子，自言自語道：這事真難，教我那裏辦得到；若是老師父在外面，教我騙到這裏來，或者還有法子可想。石老兒道：這有什麼兩樣呢？我就依你，說著，便搖搖擺擺地走了出去，站在天井裏，等千璃巖來騙。等了好久，終歸不見千璃巖出來，叫一個僕人四處去找，回答說：他早已負了行李，到上海去了，石老

兒方才恍然大悟。自笑道：我真是老拐子上了小拐子的當哩！千禧巖既然走到上海，東奔西走，敷衍了幾個月，也沒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做出來。因為他雖玲瓏，可是年幾又輕，人地又生疏，並且大規模的生意，必須要人數衆多。他初次來到上海，那裏去招夥計呢？時已殘冬，棉衣無著，身上只穿一套呢製舊洋服，坐在小客棧裏，抖著挨餓。棧房主人，又來討他的房金，無可應付，正是窮極無聊，英雄末路，忽然遇着魏彪，魏彪見他聰明伶俐，便收他做了夥計。正是

放下屠刀便是佛 渡將弱水即成仙

不知後來還有什麼奇案，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情切切警官陳情辭 恨絲絲傭婦談恨事

却說魏彪有一位朋友，名喚蔣眉生，是蘇州人氏。和魏彪在湖州水警裡同過事的。那時兩人年紀很青，駕了水警小船，巡遊南潯，湖州一帶，公餘時候，很喜歡打牌，逛私廬，兩人便成了知己。其中不曉得鬧了多少艷事佳語，因為我們這部書，是偵探

小說，所以不便統統紀了出來。餘香遺艷，只得留在編者的胸帶罷了！後來魏處到上海來當私家偵探，那蔣眉生本來辦事幹練，心思玲瓏，忽在浙江民政廳裏辦起事來，恰巧那時浙省代理民政廳長鄭誨公，是他的幼時業師，因此格外垂青，便派他到湖安等縣去調查警政。蔣眉生奉了鄭廳長的命，帶了委任狀，便衣便帽，暗自來到湖安縣裏，便走入一家茶坊坐下，私行察訪起來。當下茶博士端上一壺香茗，蔣眉生揩過了手巾，喝起茶來。只見這茶肆地位雖小，飲客倒多，雖然及不來家鄉蘇州茶肆的熱鬧，可是五光十色，人類不齊，倒是探訪新聞的好地方。從前英國有位大小說家，名喚狄更司的，他的小說，描寫各種人類，真如禹鼎燃犀，魍魎畢露，別人不懂得他老人家，怎樣做得出這種好小說出來。後來有人看見狄更司往往獨自一人，佇立在泰晤士河橋上，冷眼觀看熙來攘往的人們，他老人家便攬入做他小說的資料，所以他的小說，便是極像吳道子畫的地獄圖了。蔣眉生坐在茶肆裏，自己想道：惜乎自己不是小說家，否則瞧這所小小的茶肆，倒是一個絕妙的一小

說寶庫」咧。正在想着，忽聽得一個癡頭肥腦的人道：「你們曉得昨夜青龍旅館捉着姦夫淫婦麼？一個瘦如枯腊的，露着焦黃的齒牙答道：不是下鄉土老兒劉三爺的事麼？那人搖頭簸腦道：什麼張三李四，我都不管，不過這人，據說確是東鄉的土豪，捐着辦學堂，辦自治，武斷鄉曲，霸佔人妻，不曉得做了多少歹事。這回被警察所捉了去，罰他洋五百元，拘留了三天，還是便宜貨咧。那瘦的道：他真是自投羅網，青龍旅館距警察所沒有多路，他竟敢帶了兩個女子，同夜一床。據說那兩個女子，都是他的學生，不曉得怎樣誘惑，情情願願做了娥皇，一箭雙鵰，好不開心！不過話要說回來了；這類淫棍土豪，各縣都是有的，不單是我們湖安一縣呀。說罷，長嘆了一回。又講起一件姦殺奇案來。你一句，我一句，議論紛紛，聽得蔣眉生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瞧瞧手表，時已不早，便付了茶資，往警察所而來。只見街頭店肆尙盛，只是規模很小，屋宇隘陋，站崗的警察，服裝污穢，形容憔悴，歪歪斜斜，沒精打采地站着。到得警所，投刺欲見警佐。站在門口的警察，抬頭惡狠狠地望着他，一眼道：你

望那個人來。蔣眉生笑瞇瞇地答道：見警佐。他張着眼，仔細從蔣眉生身上打量一番。警佐不在。蔣眉生問道：警佐到那裏去了？他噴鼻道：你曉得現在什麼時候呀？警佐每天十一點三十分，到這裏來辦公。要是你老人家十一點二十九分來，休想見着他面。蔣眉生道：那末，我見別的職員吧。他立刻面上現出不耐煩的神色。別的職員麼？此刻也沒有一位在裏面，你老人家有什麼事，還是說與我聽罷。老老實實對你說：這裏此刻只有我一個人，立在警署門口，裝裝幌子罷了。蔣眉生聽了，不覺嘆喏地一笑道：我是省裏派來的調查員，現在等着你的警佐回來，你去通報，休要怠慢！那警察聽了，嚇了一跳，心想我們警佐，本來鬧得太不像樣，撈錢拼命，辦事糊塗，大概被人家告發了，所以省裏派了人來調查。一壁想着，一壁滿面堆了笑臉道：請先生裏面坐罷！路上辛苦了！便引着蔣眉生進了廳事，從號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來，送交蔣眉生吸。蔣眉生見廳事上面，塑着一位財神菩薩，兩旁立着手捧元寶的小菩薩，知道這個警署，是借財神殿改的。可是財神龕前，高高地挂着一張總

理遺像，一張總理遺囑，兩邊挂着總理手書的對聯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所以不留意瞧去，財神菩薩的面貌，已經不能瞧見，只見許多只元寶，點綴在總理遺囑之下罷了。當下蔣眉生受了那警察的香烟，吸了起來，因爲不見僕役，沒有茶喝，那警察又自出去尋警佐，他獨自一人坐着。却說那站崗警察興忽忽地跑到警佐家裏，警佐夫人去喊醒了丈夫，胡亂地洗過了面，挨着餓來到警所。蔣眉生一見警佐進來，瘦長的身材，東洋式的鬚鬚，似乎有些面熟，可是一時叫不出名來。倒是警佐眼快，恭恭敬敬跑上了幾步，笑呵呵說道：「我道省裏派來的委員是誰，原來是卑職第二家鄉的老友蔣先生，一晌不曾通候，真是抱歉之至！」蔣眉生方才想着髮齡時候，家鄉有一位校官，姓杜，名少牧，爲人非常灑脫，討了幾個姨太太，因此住在蘇州，和當地縉紳逢掖之士，十分要好。後來三姨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名喚搏霄，便在蘇州一只小學堂裏讀書。那時蔣眉生年方十二，也在這只小學堂裏做三年生，和杜搏霄是坐同一級的。光陰過得真快，眨眨眼已經二十五年了；杜蔣

二人忽然在湖安縣警所碰見，也是事有湊巧。做書的寫到這裏，有一位朋友問道：你這部小說，真可謂海市蜃樓了！杜蔣二人，既然幼年同學，在杜搏霄方面說，既然沒有曉得蔣眉生要來調查他，自然不曉得蔣眉生已經做了浙省警務調查之理。在蔣眉生方面說：自己受了鄭廳長的委狀，來到湖安縣，調查警政，豈有不曉得警佐的名字麼？雖然幼年同學，名字終是記得起的，爲什麼見面的時候，這樣情形？這不是你們小說家專門空中樓閣的證據麼！做書的答道：我這部偵探小說，只要在情理之中，我一再聲明過的。蔣眉生在省裏，只知道湖安縣的警佐，叫做杜扶霄，不知道便是杜搏霄。他爲什麼改名？又因爲這部書，是偵探小說，不是言情小說，也不必多囉嗦了。當下杜蔣二人，分賓主坐下，曉得來意。杜扶霄當命書記拿出幾本表冊來，去請蔣眉生調查。蔣眉生先拿警案簿，一頁一頁的翻閱，有姦案，賭案，盜案……琳瑯滿目，非常可瞧。再翻罰款簿對照，倒找不出劉三爺罰的五百金來，心中十分納罕，便對杜警佐道：這件劉三旅館姦宿案，究竟是拘留，還是罰款？杜警佐道：

拘……拘。蔣眉生道：拘留幾天？杜警佐道：五……五十天。蔣眉生道：警佐不要記差了罷？杜警佐拿頭一搖，瞧着旁立的書記道：拘留幾天，你可記得？那書記垂着兩手，眼觀鼻，鼻觀心，訥訥地答道：五……五百天。蔣眉生不覺撲哧笑道：那末，爲歡片刻，吃苦倒一年半了！老實對警佐說罷，你們也太要罰人家錢了；東家五百元，西家六百元，南家七百元，北家八百元。這裏湖安縣不像我們的蘇州，物阜民殷，拿幾百塊錢出來，是不大緊要的；這裏地瘠民貧，你還要榨他們的油，自是他們要來告你了。省裏接了控告你的文書，紛至沓來，所以廳長派在下來調查，究竟有沒有這許多事。我現在別的事還沒有去詳細調查，這件劉三罰金的事，你已經給我調查出來了！便將茶肆裏人講的話，述了一遍，嚇得杜警佐啞口無言，口口聲聲說：「老友容包！」「老友栽培！」弄得蔣眉生無言可說。一壁懇求，一壁提上一支香煙，劃着了火柴，來請他吸。蔣眉生皺着眉道：現在革命成功，我們辦事，那裏再可以腐化；你我雖然幼年同學，公私究竟應該清楚，這事我怎樣辦呢！杜警佐哭喪着臉道：湖安的

警政，小弟縱然辦得不好；不過從沒有做過喪心害理的事，因為拙荆太好打牌了，區區薪金，那裏可以開銷，撈些油水，也是有所不得已的苦衷咧！蔣眉生道：這回廳長委小弟來偵查警務，也曾經說過湖安的縣長金鼎，貪賄腐敗，達于極點，順便囑小弟探聽，一面已經另委人來偵查。你說沒有做過喪心害理的事，難道金縣長有什麼的不是罷？杜警長因為那金縣長事事掣肘，自己所措幾回油水，不曉得金縣長回回皆知，分肥了不少；起初十二分疑惑，金縣長既不是順風耳，也不是千里眼，爲什麼消息這樣靈敏。後來倒是我的夫人思想縝密，說所裏的書記，不是金縣長荐來的麼？這人一定是金縣長的眼綫，以後倒要防他。杜警佐那時間書記劉三拘留幾天，他對蔣眉生說五百天，便是故意施的破綻，明明說罰金五百元，那有拘留五百天的事。後來書記退去，杜警佐因和金縣長有些芥蒂，便一五一十，講出一件奇案來了。做書的交代明白，便要講那件奇案，究竟怎樣？原來上面所說青龍館姦宿二女子的劉三爺，確是一個湖安縣的土豪淫棍，因爲金錢萬能，所以作惡多端，終

歸逍遙法外。他有一個特性，就是無論什麼婦女，不可和他接近，接近了必被起惡念，不達到目的不止。有一天，來了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傭婦，雖然荆釵布裙，倒也風姿楚楚，很有動人的地方。你想劉三爺是有名的色鬼，那有不垂涎之理；沒有兩月，便給他勾搭上了。那婦人是一個鄉下農夫，名喚阿長的妻子，年荒世亂，不能謀生，便令妻子出外幫傭，藉以糊口。阿長的兄弟，名喚阿貴，年紀不到三十，坐坐茶坊，賭賭馬將，是一個鄉間的流氓。阿長十分誠實，常常勸他棄邪歸正，自然是東風馬耳，不聞不問。可是見了他的嫂子，倒非常柔馴，花言巧語，往往兜了嫂子談天。阿長妻子似乎不喜歡和他叔叔見面，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後來劉三爺和他嫂子，發生了曖昧，阿貴那有不聞之理。光陰過得真快，阿長妻子在劉家幫傭，不覺已經半年，有一天，正是荷風送香，蟬聲聒耳的夏季。阿貴帶了四個法警，蠢湧似的，闖進劉三爺的家裏來，個個磨拳擦掌，聲勢汹汹，說是來尋他的哥哥阿長的屍體。那劉三爺雖然是一個土豪，可是自己做的好事，那有不心虛之理。原來有一天早晨，阿長妻子，打

扮得花朵兒的，到街坊上來買菱藕，是劉三爺特差她來揀鮮嫩貨的事。有湊巧，適被阿貴撞見，便伸出蒲扇般的手，一巴掌打在阿長妻子臉上去。惡狠狠地罵道：「好不要臉的淫婦！你姘了那淫棍劉三爺，還不算數，竟將我的哥哥殺死，我尋哥哥屍體，那一地方都找到，你究竟藏在什麼地方？快快說出來！一壁說，一壁扭了那婦人，交了警察，說大家吃官司去！」阿長的妻子，好像青天霹靂，一些兒摸不着頭腦。想丈夫自從上月嘔氣去後，沒有來過，足足已經一月。我和劉三爺的事，他固然曉得，也情願和我離婚；不過劉三爺只應允他三百元，作我身價，以後錢貨兩訖，沒有葛藤。他要五百元，方才應允，成這買賣。因為我言語間，幫助了劉三爺，他罵了我幾句去了；難道他竟自殺了麼？想到這裏，不覺也流下幾點淚來。阿貴笑道：「你是桃李其容，冰雪其心的婦人；我從前狼有意于你，你却不知識抬舉，見了我來便跑，我以爲是一個貞潔的婦人，豈知和劉三爺也發生關係來，鷄鶼鱗，海誓山盟，我在外面，早已知道，便是哥哥，也早曉得。大概你貪那劉家富有，有吃有穿，不如跟着哥哥，有一餐

沒一餐的挨餓，所以膽敢做出謀殺親夫的慘劇來了！那婦人哭道：我那裏謀殺他，他一月之前，還來過儂處呢。你不要含血噴人！阿貴和他嫂子，到了警署，因為案情重大，遂在海安縣告了一狀，移歸湖安縣審辦。那時金縣長初二到任，一來要顯顯本領，來一個下馬威；二來受了阿貴的賄賂，便將那婦人審問起來，沒有什麼口供，只是口口聲聲冤枉罷了。金縣長見不是路，在夜裏帶到花廳刑訊，其初仍喊冤枉，說沒有謀死丈夫，那裏知道屍首所在。金縣長到是思想靈敏，想出一種奇刑來，便使法警在後堂奶奶處捉了一隻貓兒來，令那婦人的褲腳口，緊緊縛住，放貓兒在褲子裏面，緊緊束住了褲帶，一壁以鞭兒痛撻貓兒，貓兒痛得沒處可逃，在褲裏亂撥亂掙，咪咪地哀鳴勿已。那狠心的金縣長，見婦人還不肯招出來，又令法警痛鞭貓兒，沒有一刻功夫，那婦人的陰部，已經給兒貓爪撥得糜爛，痛澈心脾，只得胡亂招認道：丈夫的屍體，投在劉三爺後園地裏，你們去打撈吧！這天阿貴帶了四個法警，氣汹汹地闖進劉三爺家裏，來找他的哥哥屍體，便是這一回事。杜警佐報告完

這件謀殺親夫案，蔣眉生聽了十分納罕，便又問道：這件事究竟怎樣結果呢？你大概知道的。杜警佐嘆了一聲道：這案真是奇怪，我至今還有些疑惑！杜警佐正想講下去，忽見門外有一個警察跑進來，急忙忙不知何事。正是

官場黑黯今猶昔 有口難分是與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馬面牛頭秋宵鞠賊 神荼鬱壘月夜追人

話說杜警佐正在演述湖安縣的謀殺親夫案，忽見一個警察急急地跑進來，說城內東街仁和錢莊，出了一件鈔幣八千元離奇失蹤案，街坊上談得非常熱鬧，大概沒多時一定要來報告的，特來預告署長，不是一件好賣買上門來麼？說罷，聳肩微笑。杜警佐聽了那警察的話，深恐蔣眉生坐在旁邊，聽個明白，不覺瞅了一眼道：他們失了鈔票，自爲來報告我的，我現在正要和蔣委員談天呢。你不要大驚小怪，快快給我滾罷！那警察才從街坊上來，道是蔣眉生是杜警佐的朋友，所以說了這

種沒門檻的話出來。現在自知失言，便一溜烟跑了。蔣眉生也當作沒有聽聞一般，笑嘻嘻問杜警佐道：「後來阿貴到了劉三爺家裏，究竟怎樣呢？」杜警佐道：「阿貴帶了縣裏法警，惡狠狠闖入劉三爺家裏，劉三爺還摸不着頭腦，想什麼東聽案發了，到底賊胆小虛，也不敢擺出土豪的威風來，瞪着眼兒問道：你們到這裏來，爲什麼？難道我犯了王法不成！」阿貴道：「你做了好事，還假痴假呆裝作給那個看，阿長的妻子，不是你霸佔了麼？」阿長不是給你謀死了麼？我們今天奉縣長的命，來辦公事，要在你家後園池裏，打撈阿長的屍體，去做你殺人的證據呢！這時候劉三爺已經被兩個法警看守，劉家的人，都黑擠圍住室中；你一句，我一句，人多口雜，都代劉三爺說冤枉。後來一個三十多的婦人，哭哭啼啼的道，我早早說過吓，你不要軋餅頭，尋野食，將來要鬧出事來的。你不聽我的話，道是我女人家氣量短，只爲吃醋；你吊上了阿長的妻子，那是有的。也是阿長妻子賤骨頭，打扮得妖怪似的，也不像一個傭婦；你是色鬼，自然要染指了。阿長沒有一月之前還來過，他的屍首，那裏在我們花

園池裏呢！你們不要瞎嚼舌頭，這事不是可以胡謔吓說罷，又唏唏噓噓哭了起來。那劉三爺究竟是個土豪，說著他們誣我謀殺阿長，屍首便在我們後園池裏，這是最容易水落石出的，現在便請他們來打撈有呢，自然我去抵罪沒有，怎樣辦？阿貴道：阿長是我的哥哥，他常常講給我聽，你霸佔了他的妻子，不肯放回她去。現在哥哥不知道那裏去了，我那一處沒有尋過，一些兒影蹤沒有，不是你謀殺了麼？昨天縣長訊問那淫婦，她承認與你和姦，因為厭惡我的哥哥，便與你殺死了他，屍首拋在你的池裏，你賴到什麼地方去呀！後來劉三爺拘留在縣裏，阿貴領了法警，辱乾了池中的水，究竟沒有阿長的屍首，劉三爺也送了金縣長一千元鈔票，這事至今還是疑案。蔣先生！你想我們這位金縣長，不是比小弟還要顧預麼？杜蔣兩人談到這裏，果然東街仁和錢莊的經理陸起淮，和警察夥友數人，投到警署來。蔣眉生因火傘張空，炎暄如焚，不便起身，只得退入廳後休息，這也不在話下。且說仁和錢莊開在湖安縣的東街，營業頗稱發達，因為錢莊習慣，陰歷六月底，和各商家來往很

大便着店夥童敬甫，路才甫二人持鈔票八千元，赴縣前大街大華銀行掉換鈔票。二人在該行櫃台上檢數鈔票的時候，恰巧經理陸起淮，也到大華銀行來公幹。見了店中夥友，便關照道：你們路上小心，不要出了什麼岔子！後來二人携了鈔票出門，童敬甫拏了貯鈔票的筐，路才甫在後隨行。到了海寧碼頭，因為行人擁擠，路便回首叫童，竟不見童之形影；到了通利銀行門首，又遇着陸起淮經理，告以童敬甫不知去向。陸經理道：大概已經回到店去了。陸路兩人，到了店裏，問童敬甫有無到來，都說並未來過。陸經理知事不妙，便赴童的保人程立輝處，告了詳情；一面拍電上海童敬甫的兄處，想其逃滬。不料沒有多時，陸經理忽接店中電話，說童子十點左右返店，問他八千元鈔票携到什麼地方，他道：鈔票已在大華銀行門首，交點與陸經理了。陸經理接得店夥電話，弄得莫明其妙，忽忽回到店裏，問童敬甫道：八千元鈔票你携到什麼地方去了？不料童敬甫不慌不忙，反而瞪了眼睛，對陸經理道：鈔票不是交點給你麼？你爲何還要鈔票！說得陸經理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後來陸經理氣昏了，兩方口角起來。店夥個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知童敬甫的舞弊，因為橫不咬，豎不咬，竟誣陷到陸經理的身上來，究竟有關名譽，也說不出甚麼話來。倒是保人程玄輝，提醒了他們，這不是兒戲的事，在陸經理之爲人，信用卓著，當然沒有吞沒鈔票的事，不過童敬甫既然吞沒了鈔票，在理也是逃之天天，豈有再到店裏來之理，這其中恐怕還有別的蹊蹺罷。在我的愚見，還是請你們訴告了警所，怎樣的偵查起來，自然容易水落石出了。這便是上面陸經理與夥友警察一干人等，到杜扶霄處來的原因，做書的交代明白，不必細述，自當杜警佐責職所在，要詳細的翰訊了。豈知童敬甫始終說是陸經理，已經收受八千元鈔票，現在還要來誣陷我吞沒，真是不白之冤。雖然陸經理令路才甫作證，路供實係童敬甫存心不良，有意吞沒，將在海寧碼頭失蹤一節，詳詳細細說了一番。無奈童敬甫一味狡賴，堅不吐實，弄得蔣眉生坐在廳後，聽了光起火來。後來杜警佐沒法可施，只得令兩人交保，隔日再訊。退入後廳，告訴了蔣眉生，請問有何高見。蔣眉生道：這件離

奇案子，本來你可移交縣長辦理；不過他們既投到你地方來，你大可以出出風頭，破了這樁奇案。杜警佐道：現下法律，禁用刑審，你是知道的。我不願學金縣長樣，自然不能刑審，你想這件奇案，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們情願招認出來咧！蔣眉生道：我有一位好友，名喚魏彪，是上海英租界著名的包探，破了不少的案子。你前回所說的謀殺親夫案，至今並沒有結果；這同仁和錢莊的鈔票案，也是非常離奇。在小弟愚見，不妨打一個電報，招魏彪回來，辦這兩件案子吧。當下杜警佐非常喜歡，即日電招魏彪來湖安縣，辦理奇案。第二天下午，魏彪帶了焦得魁等四人，趁滬杭火車到來，知道了詳情，便笑道：這事容易辦的！請問近地有否戲院，請警佐倒要爲我介紹，我要借重他們呢。杜警佐道：這裏有一家戲院，名喚鼓舞臺，你有什麼事要和他們相商，我自當爲你介紹。魏彪道：那末，再好沒有了。却說這天，已是七月初一街上打醮放籙，非常熱鬧，紙衣冥鏹，滿挂在店肆的門上；判官和黑白無常鬼，直挺挺站立在燄口台之下；到了夜裏，鑊鉢盈耳，梵唄競唱，陰森森大有鬼氣。離警所

沒有一箭之地，是一隻鄴都殿，裏面塑着十殿，刀山劍樹，牛頭馬面，猙獰可怖，胆小的人，是沒有敢走進去的。這夜燄口散後，那鄴都殿裏，忽然燈光耀燦，如同白晝一般。殿下四鬼，手持鋼刀鋼叉，捉了童敬甫進來，跪在閻羅王面前。這時已經三更時分，童敬甫在拘留所裏，提了出來，蕭見四個惡鬼，利牙舞爪，聲勢兇兇，嚇得面無人色。忽聞閻羅王大聲叱道：好大胆的狗子！你在陽間，做得好事，難道可瞞得過頭上三尺的神明麼？你吞沒了八千元鈔幣，還要誣陷陸經理，罪大惡極，天理難容，還不快快從實招了！這時候童敬甫，模模糊糊，可是口裏還大聲呼冤枉，不肯老老實實說出來。那殿上的閻羅王已經發起火來了，令四個小鬼，扛出一只油鍋來。童敬甫只見烈燄熊，油聲沸沸，好不嚇壞了心胆。四個小鬼，又不時搖動鋼叉，琅琅震天價響着，越覺得陰森森可怕。童敬甫方才哭道：一身做事一身當，閻王爺也不必用刑吓說罷，又大哭起來，倒哭得閻王與小鬼，都認不住笑出來了。做書的道：看官們一定都是聰明人，這一幕趣劇，早已明白是魏彪焦得魁一千人鬧的把戲；他們

向杜警佐紹介戲院，當然要借幾件化裝，以便袍笏登場便了。豈知這麼一來，童敬甫見馬脚已露，便老老實實供出來道：我們店裏，還有八個夥計，陸經理都待他們很好，每年加他們薪水，惟有我童敬甫，薪水微薄，不肯重用，所以存了陷害的心。當在海寧碼頭沖散之後，便至西門街裱畫店取得紙盒一個，報紙數張，麻繩一根，到西門冷靜地方，將八千鈔票包好，籐籃已經拋在河中。又到了湖西周師母家裏，託他代藏，現在大家去拿便了！魏彪等跟了他至湖西周師母家。童敬甫即向一年輕婦人道：周師母！昨天寄放一包物件，請交還我吧！那婦人遂入房取出交清，拆開一看，果然八千元鈔票，一些沒有移動。魏彪等押了童敬甫回到仁和錢莊，交上了鈔票，還恐怕與周婦有串通嫌疑，復往調查。後由當地紳士出來担保，這一件情節離奇的鈔票失蹤案，總算結束。第二天，杜警佐設宴請蔣眉生、魏彪諸人，又談到那件謀殺親夫案上去，魏彪道：在小弟的愚見，恐怕阿長還在人生罷。那阿長妻子，因為熬不過肉刑，供出屍首拋至劉三爺的後園池中，也許姑妄言之。在小弟愚見，明天

先要去會會阿貴，究竟是何等樣人，便可從此着手偵查，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杜警佐因爲和金縣長有些芥蒂，聞了魏彪的話，心想破了這案，不是金縣長要場台麼？也可出出我心中的烏氣啊。蔣眉生也贊許魏彪的主張不差，說警佐明天可以喚了阿貴來，給魏兄盤問，免得這件謀殺親夫案，糊塗了結，而且說這天蔣魏數人，遊覽湖安縣名勝古蹟，順便問風尋俗；魏彪也有心留意有什麼案子可破，不覺緩步而行，到了一個山村。只見平湖如鏡，綠樹如幄，蟬聲聒耳，荷風送香，好一個寂靜的山村。蔣眉生道：這裏風景，倒不讓西子湖畔，我們何妨欣賞一番。魏彪道：我們久居上海，煩囂令人不耐，雖然靜安寺路一帶，比較清靜，可是到了目下，摩卡飛馳，沙塵滾滾，那裏及得來這裏的幽靜呢。我們在這裏游覽，既可以呼吸新鮮空氣，去清爽腦經，也可以留心農民的生活，倒是一舉兩得的事呢。蔣眉生一壁不住地點頭，一壁指着山坳一帶黃牆道：這不是一個古寺麼？魏彪道：正是，我們且進去坐坐罷！二人且言且行，度過一個小嶺，折入曲徑，只見兩旁松柏參天，篁篠仰不見日，到了山

門外石欄上坐了一回，方才走進寺內。裏面破殿數間，佛身已經剝落，蛛網滿佈殿角，鼯鼠亂竄鐘鼓間。蔣眉生嘆口氣道：「好好的，一個古寺，爲什麼敗壞到這樣田地！」魏彪笑道：「本來做出家人的，最宜住在這等深山古寺裏，方才可以學禪。現在的僧人，說起來真是罪過：吃肉喝酒，軋餅頭，本來是他們的法定功課；試看上海地方的什麼下院，兜攬生意，出入公館，不是開着『佛店』麼？就是珞珈三竺，那個不說是清淨佛地，可是造了洋房，鱗次櫛比，很像上海的旅館；以檀越的貧富，見和尚的炎涼，譬如住旅館的客人，分普通，上等，特等，超等，他們和尚請檀越住的住禪房，也是一樣的。像這裏的古寺，大概沒有檀越上門，自然和尚也要出門了。說得二人都笑了起來。出了破寺，已經日薄崦嵫，暮色漸動，下了山，沿着湖邊而行，但見牛羊下山，牧童騎在牛背，再向山村裏去。蔣眉生道：「今天雖然不是中秋，我們不妨趁着微茫的月色，多游一回歸去。我生平最喜歡夜游，尤其是在秋夜，因爲秋夜天高氣爽，星月的光芒，最是明淨清朗；況且這裏又有湖山，景色愈覺媚人。魏彪兄！你是久居

塵囂的人，大概也贊成我的話罷。魏彪不住地點首道：「蔣兄的話，雖說得不差，可是今夜有二件憾事：一件是沒有酒，一件是沒有下酒物；你想不是憾事麼？」蔣眉生笑道：「既沒有酒，有了下酒物，也是沒用的。」魏彪道：「酒倒容易辦的，這個下酒物，恐怕走遍山村，是找不出一種咧。」蔣眉生不知魏彪的話，是甚麼意思，便笑道：「你說酒容易辦到，大概曉得村莊裏有新釀的罷。難道釀了酒，沒有山肴野蔌的種着，鷄雛螺蛤的蓄着麼？」你的話，可謂莫明其妙了。說得魏彪呵呵大笑道：「不是吓！這裏的人，都是混混噩噩，淳樸像羲皇上人一般，那裏有作奸犯科的人，可供我作下酒物呀。」蔣眉生聽了魏彪的話，方才明白，不覺啞然笑道：「你三句總離不了本腔，真可說是一『偵探迷』啊。」二人且行且談，瞧見前面一只破廟，紅牆魏峨，綠蔭參天，氣象十分雄偉。月光下，照見廟門上繪了兩個神荼鬱壘，金甲蠻袴，面貌猶惡，畫得栩栩欲活。門上高高地榜了一塊紅底金字的額，寫了盍大的「靈應廟」三個字。因為廟門緊緊地關着，魏彪雖然膽大，不能同蔣眉生進去游覽，踏着月色，向湖安縣城裏而來。恰

巧二人走過山坡，忽見山坳中竄出兩個金甲神來，顛巍巍地矗立面前；頭戴兜牟，身穿金甲，滿面金黑臉，一個手執鐵鎚，一個手執金鞭，擋住走路，猙獰可怖；嚇得二人面白如紙，冷汗直流。蔣眉生是一個文弱書生，這時股慄齒戰，神魂俱失；魏彪究竟是個包探，膽量壯些，心中想道：難道前面廟門上的兩個神荼鬱壘，已經成神，能夠出來顯靈麼？忽聽得「哨啞」一聲，起在身後，嚇得魏彪心中大跳。正是

隻身誤入妖魔境 道是強人打劫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鏡花樓春宵伴恩客 水月里香餌誘哥兒

話說蔣眉生、魏彪二人，經過山坡，前面忽然閃出兩個金甲神來，嚇得蔣眉生跌倒地上，魏彪顧不得危險，俯了身軀，去扶掖蔣眉生，不料一個金甲神，舉起金鞭，在魏彪腿上重重擊了一下，弩目瞪視，似乎要說出甚麼話來。魏彪仰着頸子細瞧，心中已經明白，幸喜這時候蔣眉生已經醒了過來，便說道：「蔣兄！我們男子漢大丈夫，平

生做事光明磊落，天神決不爲呵譴的，你不要害怕！我囊裏還有十元鈔票，權作冥鏹，交了天神，去贖罪罷。說罷，扶了蔣眉生便行，兩個天神，倒也不來追趕，讓二人安穩穩進了城裏。到了警署，一屁股坐下，對杜警佐道：你們這個湖安縣，好是一個梁山泊，我們因爲貪看月色，在北部山村，遨遊了一回，險些兒送了性命。杜警佐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忙問所以。魏彪便告了路遇金甲神的事，說幸喜我囊中還有一張十元鈔票，否則必定吃眼前虧了。杜警佐笑道：原來是這件事！前幾天，也有人來說：靈應廟的兩個門神，非常靈異。有人在月夜雨天，往往見他們出現，遇見的人，個個嚇得屁滾尿流，拋了物件便逃，好在他們並不追趕。我當時心裏早已疑惑，不料二位倒親身碰到了。惜乎魏兄沒有帶鎗，否則倒幫了小弟爲地方除害咧。魏彪道：我在上海，沒一天不帶手鎗的。遇着檢查行人的時候，我有照會，當然無妨。現下到內地來，那裏可帶手鎗呢。不過這兩個強徒，假扮了門神來路劫掠，早晚終要捕獲，免致遺害地方啊！杜警佐不住地點頭稱是。蔣眉生道：我到這裏來調查警

務，忽忽已經四天，大概雖有頭緒，亦是沒有魏兄，險些兒鬧了笑話，明天我們都要去了。這裏的警政，還要好好的刷新一下，要是借重魏兄的地方，不妨去敦請罷。杜警佐曉得魏彪上海公事很忙，蔣眉生要還省覆命，不得久留，又再三請託了蔣眉生一番，說省長面前包包容罷！蔣眉生一笑，偕同魏彪，各趁了滬杭車返家不提。却說浙江湖州有一個南潯鎮，雖然小小地方，倒是浙省第一富庶之區，富室巨家，觸目都是。鎮裏有家產千萬以上的四五家，綽號叫做「象」；家產五百萬以上的十多家，綽號叫做「牛」；家產百萬以上的三四十家，綽號叫做「豬」。試想小小一個市鎮，有四五頭象，十幾頭牛，三四十頭豬，不是浙省最富庶的地方麼？這幾頭象，牛，豬，當然杭州，上海，天津等熱鬧地方，都有別墅公館；就中尤以作上海寓公的佔了多數。自有「象」資格藏石鼎被綁之後，沒有一年，有「豬」資格的殷敏卿，也在上海被綁。原來殷敏卿年紀不過二十一歲，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抹脂，夠得上公子哥兒的資格；天姿也非常聰明，不過幼時不喜歡唸書，倒喜歡讀金瓶梅紅樓夢花

月痕等言情小說。生平有一種毛病，喜歡在女兒隊裏混混。後來年紀漸長，膽子也一天大似一天，常常借了三朋四友，問花尋柳，枇杷花下，時繫游驄。起先還是深夜回家，怕老母妻子的詰責，後來竟在倡門裏過夜，三四天不回家來，成了常事。他的母親，因為祇生了這一個兒子，疼得心肝似的，他自然也不害怕。他的妻子呢，幽嫻貞靜，確有大家風範，縱然婉言規勸，也不生什麼效力，因此章臺走馬之外，甚麼吊膀，斬鹹肉等等性的工作，都要去嘗試嘗試，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鎮日尋看長安花』。大有這種的景象了。光陰過得真快，眨眨眼已是柳烟如浪，鶯語似簧的艷陽天氣。香噴噴的紅花，一陣陣麻醉了人們的心弦；美麗的蝴蝶，一對對撩亂人們的性慾。那時殷敏卿已坐在花園裏，讀紅樓裏賈怡紅初試雲雨情一節，對了輾洋的困人天氣，瞧了繁花如錦，蝴蝶雙飛的美景，好不春意勃發，春心衝動起來。正在這當兒，忽見他的叔叔殷仲審笑嘻嘻地走了過來。殷敏卿忙把紅樓夢放在石几上，立起來近着殷仲審道：叔叔甚時到上海來吓，殷仲審道：到是前天到的，可笑

這兩天真是胡鬧。天天碰和吃酒，弄得沒有工夫來候老侄了，不曉得老侄這幾天有甚麼玩意兒可以談談啦？殷敏卿皺着眉兒道：這幾天艷陽天氣，風和日麗，真是良辰美景。大好韶光，可惜沒有爽心樂事，悶悶坐心在家裏，只得借小說來消遣消遣，豈不是辜負了如水流年麼？我自從和鏡花樓決裂以後，以為倡門中人，水性楊花，談不到甚麼愛情的，所以杜門謝客，不願意和這班走馬王孫，墮鞭公子去胡調了！說罷，喟然長嘆了一聲。殷仲審早曉得他的姪兒，和鏡花樓打得火熱，海誓山盟，卿卿我我，那裏料得沒有三個月功夫，殷敏卿因為家庭財政權，不在自己手裏，完全由他老太太掌管着。他們公子哥兒雖然借貸一二千元，是很容易的事，畢竟倡門中人，慾壑難饜，瞧瞧敏卿床頭金盡，露出捉襟見肘的馬腳來，當然搗兒愛鈔，不歡迎這種『玻璃小開』了。便是鏡花樓的態度，也沒有曠昔的慇懃體貼了。恰巧殷敏卿有一位朋友，名喚樂君勉的，是個著名的拆白黨，小白的臉兒，彎彎的雙眉，襯着雙瞳如水的眸子，梳得光澤可鑑的一頭雲髻，宛如美女耶一般。鏡花樓是個倡

門中人，那裏不上樂君勉的鈞；所以沒有三月，殷敏卿化了三四千冤錢，倒給樂君勉翦了邊去，自己做一回冤桶罷了。有一天早晨八點光景，殷敏卿從總會裏出來，滿擬跑到鏡花樓那處，去趁熱被窩。不料跑上樓梯，下面相幫大聲喊道：殷大少！我們先生有病咧，大少還是下面坐一歇罷！樓上孃姨聽得殷敏卿清早到來，嚇了一跳，忙跳下床來，來催醒鏡花樓，叫樂君勉躲入側廂裏去。說時遲，那時快，不料殷敏卿已經一脚跨進房門，瞧見樂君勉赤裸裸地從鏡花樓床上跳出來，好不氣得頭頂生烟，七竅冒火，正要動手去打，樂君勉向左一閃，施出個鷓子翻身的姿勢，已經跳出房外去了，殷敏卿見鏡花樓睡眼惺忪，雲鬢撩亂，着了一件妃色襯衫，藕色短袴，坐在床沿，一言不發。殷敏卿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顛抖抖地說不出什麼來，只道：好好！好好！我我沒有待虧你，你倒……殷敏卿說到這裏，竟說不出其它話來。倒是鏡花樓好整以暇，瓠犀輾然地笑道：敏大少，你不要弄差吓，我不是你的花燭夫妻，也不是你討的姨太太，不過你比樂大少，多化幾個錢罷了。况且你們老太太管束

你很嚴厲，現在也不比從前了，難怪我們也要改變改變咧！孃姨接着嘴道：本來我們是什麼過日子的，殷大少你也要明白，我們專像靠着現在的殷大少，不是要喝西風去麼？說得殷敏卿滿面通紅，半句說不出話來，只道好好，好好！我們改日會罷？說着，便向樓下直奔，到了家裏，也不說甚麼，所以這幾天花香鳥語的春天，倒讀讀小說，種種蘭花，不向外面跑了。他的老母和妻子，見殷敏卿似乎換了一個人，自是喜歡非常。不料這一天，他的叔叔殷仲審來訪，又動了尋花問柳的念頭。當下便問他的叔叔殷仲審道：叔叔這幾天大概又尋得什麼新相好，所以忙得不可開交，不曉得可以講給小侄聽聽麼？看官！他們叔叔倆都是公子哥兒，年紀很青，委實和兄弟一般，沒有什麼話不談的，並不是做書的，胡言亂道，做侄兒的敢說出這種軋餅頭，吊膀子的話頭來。也許叔叔同科，做一二回靴朋靴友，不算什麼一回事兒，自然談話之間，沒有規矩可說啊，殷仲審滿面堆了笑容道：我今天來訪老侄，正要報告一樁好消息，老侄是法眼很高的，南中粉黛，北地臙脂，庸脂俗粉，閑花野柳，那裏值得

老侄一盼咧！殷敏卿聽了他的叔叔的話，正中下懷，悶悶地坐在家裏，好不焦灼。想他的叔叔，也是嫖界健將，色界聖手，說是有一個好消息，大概不外這個調調兒了。便笑嗟嗟對殷仲審道：「老實說吧，小侄已是『曾經滄海難爲水，却除巫山不是雲』。倡門中人，像鏡花樓總算顏美似花，不道心毒如蛇，雖然梁紅玉李露仙復生，爲侄的也不願意去逛倡門了。叔叔所說的，究竟那一回事，快快講與小侄聽吧！」殷仲審道：「俗語說得好，『姐兒愛俏，搗兒愛鈔。』到了現下，姐兒也只知道愛鈔了。譬如像老侄的品貌，可說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了，也弄到這樣結局。他們印度阿三照會的嫖客，自然處處要做冤桶了。可是他們那裏有自知之明，顧影自憐，搔首弄姿，不曉得要鬧多少笑話咧！我想：像老侄的品貌，女子那一個不歡迎，不過談不到這班水性楊花的妓女，所以老侄要尋兩性間的慰藉，當然要在驪黃之外了。我昨天偶經開北寶山路，瞧見一個花朵兒的女郎，從黃包車上跳下來，一裊一裊走進水月里去，我便頂了她梢，見她在第五弄第七家門上，伸出纖指，揷響電鈴進去，回頭一

笑，橫波鈎人，鈎得我如醉如痴，等了許久，不見動靜，後來我腹裏輻輳地雷鳴，方覺得已是晚餐時分，只得沒精打采地踱了出來，便在隣近一家小館子裏喝酒，恰巧有一個家人上樓，高聲喝一聲殷仲審；我不覺一跳，抬頭見是老友馬千里，也是住在水月里的，因為在商業印書局當編輯，所以爲便利往返起見，住在水月里了。當下我請他同桌喝酒，喝到半酣，我便問他住在水月里第五弄第七家的，你知道是何等人家？他閉着眼，想了一歇道：不是有一個十七八歲瓜子臉兒的女郎那家麼？我說：正是。他道：我只知道她家中只有母女兩人，蘇州口音，那女子大概還在讀書，我天天瞧他晨出晚歸咧。殷敏卿聽了他的叔叔的話，笑道：叔叔說是一樁好消息，大概已經給叔叔成了好事吧。殷仲審指指自己面孔道：不是吓，像我這只包脚布面孔，那裏有這種艷福，今天特來報告老侄，不妨我做個引導，老侄去試一下子吧。好在這幾天老侄沒事，也是消遣春光的好法兒，不曉得老侄以爲怎樣？起先殷敏卿倒也沒有這個非分的念頭，後來想到明天不是茅長興木器店小老關茅恩堂

約我吃飯，他住在寶興里，和水月里沒有一箭之地，不妨三個人一同去探望探望，究竟怎樣的女人。殷仲審見侄兒滿口答應，自是喜歡，約定明天午後四點鐘，同到寶山路水月里弄口去等。說罷，告辭去了。一宿無話，第二天下午，殷敏卿傅粉薰香，頭髮梳得光澤如鑑，穿了一件紫髻色麻葛夾衫，立色麻葛馬褂，絲絨帽兒，坐了汽車先到寶興里去找茅恩堂。茅恩堂正在家裏打牌，見殷敏卿到來，便讓他打。殷敏卿道：小弟此來，要托老兄一件事情，不但自己沒有工夫打牌，還要請老兄的牌，請別人拾一回轎。說着，拉了茅恩堂要走，似乎有甚麼要事似的。茅恩堂一壁問他何事，一壁呼他妹子來抬轎。殷敏卿道：你是曉得我性急的，事情路上說罷。茅恩堂跟着出了寶興里。汽車夫阿二忙跳上汽車，預備開駛。殷敏卿道：你且等在這裏，我們去去便來。殷茅二人，穿過了馬路，即見殷仲審已經佇立在水月里弄口，茅恩堂在路上聽了殷敏卿講明了原由，一見殷仲審，便笑道：好一個拉馬的叔叔，真是不易多得！三人談談說說，已經走到第五弄第七家，只見一個徐孀半老風韻猶存的

女子，站在門口，見了殷仲審，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個殷大少，甚風兒吹到這裏來？你們三位，請進裏面來坐坐吧！」殷仲審道：「你幾時搬到這裏來的？」那女子道：「多時了。」說着，引了三人進去。殷仲審道：「你住在這裏做二房東麼？」那婦人一面分開茄力克香烟，一面笑道：「我自從嫁那潮州佬以後，便搬在這裏做二房東，因為房子還有空，所以貼了招租。沒有三天，前樓便租與蘇州嫂嫂，她們只有母女二人，女兒年方花信，此刻將從學校回來。她們二人，性情非常婉淑，和我十分話得來呢。三位靜坐一歇，我去泡泡茶就來。」說罷，扭着屁股去了。殷敏卿見自己坐的，是一間小小客堂，中間掛了一幅漁人問津圖，兩旁一副虎皮箋楹聯。正在讀聯語的時候，忽然門外闖進了五個彪形大漢，惡狠狠對三人道：「你們何等樣人！到這裏來幹什麼？」殷敏卿聽他們都是紹興口音，不是吳儂軟語，心中十分納罕。豈知五個彪形大漢，個個從腰間拔出一支手鎗來，瞄準了殷茅三人道：「識相些，快快跟我們跑吧！嚇得三人全身顫抖，說不出話來。倒是殷仲審鎮定些，懇求說道：「你們有話可說的，好在這裏都

是自家，我殷仲審第一個服從諸位的要求，斷斷不爲反抗的。那彪形大漢吆喝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一起走吧！說着，拉了三人便行。出了水月里，前面已停了一輛汽車，那彪形大漢舉起帕兒一揮，汽車開了過來。殷茅三人，因爲投鼠忌器，只得啞口無言，跟了綁匪，坐上汽車。只見風馳電掣，汽笛鳴鳴，不知駛到甚麼地方去。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先驅茅恩堂殷仲審二人，走入一家樓上，獨牘殷敏卿一人，兩旁仍監視了三個彪形大漢，汽車向幽僻地方駛去。殷敏卿兩目被一塊黑布蒙住，只聽得機聲軋軋，人聲寂寂，所以曉得一定是在上海的鄉下地方了。沒有三十分鐘，綁匪道到了，讓殷先生休息一回吧！卽由一人去了黑布，從汽車上跳了下來，果然綠蔭如幄，工廠林立，是上海的鄉下。綁匪挾了殷敏卿走入一家小屋，暫時歇足，殷敏卿正要開口動問，忽聞扣門之聲甚厲，不覺綁匪個個嚇了一跳。正是

問蘼尋柳惹殃旤

作孽尤人人莫尤

欲知扣門的，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姦夫淫婦半淞園遨遊 劇盜神探卡德路決鬪

話說殷敏卿進了匪窟，正想問訊，忽聽門外有人打門，非常亟亟，嚇得綁匪目定口呆。後來有一匪道：這是袁鼻老的聲音，我們去開了進來。說着，便起身向門外問道：你不是袁鼻老麼？門外人答道：不差，你們開了門吧。只見一個身長臉麻的人，操着一口嶺縣口音道：事情得手麼？我們已安頓穩妥了。殷敏卿方纔曉得他的叔叔和茅恩堂也已經綁入匪窟，不過已入樊籠，想不出脫身之法，自悔惹草尋花，不該古井重波，現在只得聽綁匪發落，拿起筆來，寫了一封五十萬贖身的信，早日出了匪窟罷了。且說殷敏卿的汽車夫阿二，候在寶興里口，直至天色漸暗，電燈通明，還不見二人到來，又候了三四個鐘頭，好像杳同黃鶴，那裏有二人的影子，前後左近，找尋了一遍，也沒有踪跡，只得開着空車，回到北京路殷公館，報告了太太。殷老太太對他媳婦道：我看這幾天我兒的舉止，似乎革面洗心，和從前截然不同，難道故態復萌，軋了什麼朋友又逛堂子去麼？媳婦道：昨天仲審叔祖來瞧他，也許又活了心。

了。他從前二三天不還家，是常事，況且阿二瞧見他和仲審叔祖茅先生二人同行的，不至于弄出什麼岔子來的，婆婆不要擔憂，他明後天自爲來呢。殷老太太道：媳婦的話，說得有理，不過待他還家，你終要勸勸他，好使他回心轉意，也是我家的幸啊！豈知第二天早晨，忽然郵卒送上一封掛號信來，殷少奶奶擎在手裏細瞧，下署極樂飯店二十九號袁弼臧字樣。拆開讀道：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頃有內蒙鐵血團同志五千人，流落海上，無以度日，素稔我家溫飽，而又慷慨好義，欲借英洋五十萬元，以便開赴內蒙，從事懇荒，而固邊圉。因一時開拔無資，爲此羈兒作質，禮意殷渥，極蒙優待，大人萬弗繫念。唯貸款務祈早日籌妥，遣人至極樂飯店二十九號與袁弼臧先生接洽。一待商議妥協，款到之時，即兒還家之日也。否則兒之生命，危若累卵，幸弗等閒視之。臨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肅此敬請

福安

兒 殷敏卿百拜 三月二十五日

殷少奶奶讀完了信，兩手顫抖，目瞪口呆，急忙去告訴老太太，嚇得老太太暈了過去，久久方纔醒來。我的兒吓！我的肉吓！哭得死去活來，十分淒慘。幸喜殷少奶奶雖然一個女流，倒是處事鎮定，臨難不迫，從從容容對着老太太道：在媳婦的愚見，我們綁匪和我們並沒有甚麼深讐宿冤，不過目的全在金錢，所以在匪窟，待遇優渥，一定是個實情，決不會吃苦的。老太太可以放心，不必憂愁，倒悲傷了身體。不是媳婦大膽說出這種話來，我看他被匪綁去，其中一定有個內綫。仲審叔祖，鑿頭鼠目，早不來，晚不來，他被綁的前一天，在我們花園裏，鬼鬼祟祟，噉噉，和他不知講些什麼。媳婦瞧他滿面邪氣，恐怕這件事有些關係吧。殷老太太道：仲審目下雖然外強中乾，債台高築，這種綁自己侄兒的事，恐怕還不敢吧。少奶奶道：本來媳婦臆度之言，那裏便可作真；不過現在事機緊迫，哭也沒用，還是去請孟圭伯祖來，商權怎樣去營救他，才是要緊咧。做書的趁殷少奶奶差人去請殷孟圭商量營救的當兒，要來補述殷仲審和茅恩堂，究竟綁到什麼地方去。原來綁匪的目的，本來在殷

敏卿身上，深恐他們逃去，報告捕房，落得一網綁來，暫將仲審恩堂二人，閉在卡德路一家樓上，不曉得怎樣的偶然疎忽，那殷仲審竟給他脫逃，匪徒聞悉茅恩堂是茅長與木器店的小開，因此格外監視，也令他寫了一封贖身的信，討價十萬元，約在近西旅館三層樓第四十八號接洽。茅家接得這信，曉得兒子被綁，想到這天是和殷敏卿一同出去的，便差人來問，果然都遭了不幸的事。兩家商議妥協，便差了殷家的賬房王麓庵去接洽贖價。原來王麓庵，安徽績溪人氏，十年前，在哈爾濱做過賣買。有一天，舟經松花江，來了一羣鬍匪，要劫他的貨物。不曉得王麓庵自幼練成一副好功夫，只要擺開馬步，運其氣來，越是力大的趕過來，他只要輕輕地一個箭步，往後一揚，那人便一個元寶式的跌倒了。要是近了他身，他又能運氣，渾身筋肉，像沙漠裏駱駝一樣堅韌，敲他幾拳，死也不覺得的。後來又在哈爾濱做賣買，不得不練習拳術，以爲捍衛之用。後來因爲歐戰以後，羅布大跌，他店裏營業，也一落千丈，便到殷公館來做賬房先生了。殷少奶奶因爲曉得王麓庵從前歷史的，膽壯

力大，什麼紅鬍子都見過的，便托他到極樂飯店去和綁匪接洽。那茅恩堂的父，也再三懇求，把他講三千之數，贖出兒子。殷少奶奶曉得茅恩堂被綁，也是他丈夫連累的，從旁竭力關照王麓庵一同接洽，以冀早日出險。只有殷仲審毫無音信，應茅二家，頗爲納罕。第二天，應少奶奶便差了汽車夫阿二，到仲審家去問。他的妻子道：他前天乘綁匪熟睡，從牕下跳出，逃到家裏，宿了一夜，清早出去，還沒有來過，不曉得你們少爺可出來麼？殷少奶奶聽了阿二的回報，心中益覺疑惑：在理，他既逃去匪窟，理當來我家報告，假使自己不敢來，難道不可差人來麼？現在不來報告也罷，自己一夜即去，難道有甚麼虧心事，上海不敢居住麼？正在胡思亂想，忽報王麓庵已回來了。老太太少奶奶，忙出來問道：事情怎樣了？敏卿可出來麼？王麓庵道：他們慾望太奢了，我說老太太答應付五萬人錢兩交，他們執意不肯，非五十萬元，缺一是不來的。他們說：你們貴同鄉章石鼎不是三十七萬贖出的麼？我道：我家主人，不能和章家比的，他是南涇鎮第一殷富。我們只有些薄產，家裏沒有掙錢的人，這幾

年，店裏生意又不好，苦處自己曉得，你們不妨去詳細調查吧！後來他們道：那末，按章石鼎的舊例，也是三十七萬罷。明天備齊五十元一百元的鈔票，捲在鋪蓋裏面，假裝旅客模樣，到這裏來開房間，你去回報你們老太太，我們說出算數，決不爲變更的。要是牽絲拔籐，要再來還價，不客氣，你們少爺，休想還家。說時，掣出手鎗，向我胸前一晃，惡狠狠坐了下來。我後來又講茅先生的贖價，他們冷笑道：五千元可贖一票麼？真是做夢你教他們自己來談判吧！王麓庵說完了，老太太，少奶奶，都沒有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室中寂靜了許多時候。殷孟圭這時借了茅恩堂的父又來了，王麓庵不免重頭報告了一回。孟圭縐眉道：那是沒有辦法，只得先去報告官廳，不曉得諸位意下如何？少奶奶道：一面去報告官廳，暗地裏去緝捕他們，一面祇顧寫信去議價，聲東擊西，他們自然不會提防，也可以避免危險了。諸人都說很好。殷孟圭當日去報告了捕房，捕房便差了探長白澤庵等數人，來到殷公館，王麓庵報告了被綁及接洽情形，白澤庵等聽了去了，自去布寬緝拿，暫且按下不提。且說魏

彭自湖安縣破了八千元鈔幣失蹤案回來，光陰迅速，已是秋去春來；有一天，約了幾個朋友，去游覽半淞園，只見柳鞦韆花媽，草長鶯飛，書樹裏一對對男女，唧唧噥噥，謔浪風生，好不開心，忽見池畔走過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一個三十左右的婦女，談談說說，緩步過去。魏彪聽他們湖安口音，那婦人雖然打扮華麗，舉止却帶了鄉下婦女的色綵。魏彪仔細留心，跟了他們閑逛，忽聞那婦女向那男子道：三爺！我們湖安縣，只有每年八月裏觀潮的時候，很是熱鬧；上海地方，天天像我們的八月觀潮時候麼？那男子道：上海五方雜處，自當天熱鬧，不過那裏及得來我們湖安，可以觀看壯浩麗闊的江潮，便是這裏半淞園，說是一個幽麗的地方，那裏像我們家裏，青山似屏，綠水如帶，究竟比這裏幽雅不鈔！兩人且言且行，魏彪聽個明白，想起當時湖安縣發生了一件謀死親夫巨案，後來做了懸案；那男子也許就是劉三爺，女子就是阿長的妻子。阿長有弟，名喚阿貴，便是控告他的嫂子的，後來據說得了劉三爺的賄，也不追究這事；阿長妻子也明目張膽，做了劉三爺的妻子。阿貴的面

貌，我還可以記得，一副油滑刁攢的舉止，確不是安分之人。不曉得現在阿長的屍首，有沒有發現。大概劉三爺有的是錢，已經沒有人注意這件事情，所以敢帶了姘婦，到上海來逛半淞園咧。魏彪和友人出了半淞園，跳上電車，到了大東門，因為要訪一個住在外郎家橋的朋友，跳下電車，步行過去。忽見一家煤炭店裏，一個短褐的人，挑了一擔硬柴進去。魏彪不覺大驚道：天下事那裏有這樣的湊巧！方纔在半淞園，不是遇着劉三爺和阿長妻子麼？這裏又遇着阿貴了。這件謀殺親夫案的人物，竟一個個在同時遇着，不是天下湊巧的事情麼？魏彪仔細去瞧那担柴的人，面貌雖很像阿貴，身材似乎長些，一雙眸子，似乎沒有阿貴的狡猾，似現出一種誠樸老實的神態。魏彪心中忽然然大悟，便走近那人道：老兄不是湖安縣阿貴麼？那人抬頭瞧了魏彪一眼，發出很誠摯的聲音道：你問阿貴怎樣？我不是阿貴吓。魏彪道：你認得阿貴麼？那人道：阿貴是我兄弟，我叫做阿長，你有何貴幹，要問他。魏彪這一喜，非同小可，便笑呵呵對那人道：你不是一年沒有回到家去麼？你的家裏，出了大禍，你

知道沒有？阿長道：不瞞老兄說，我家裏雖然有一個妻子，她在一家姓劉的幫傭，竟和他家主人搭上了；我因為喊她不肯回來，情願賣給那姓劉的。豈知姓劉的又不肯多化錢，她又幫了他來欺負我，我氣極了，也不告訴我弟阿貴，一溜烟跑到上海來，在這裏朋友店裏幫幫忙，自由自在，沒有這個賤婦人來惹氣，倒覺比在湖安快樂呢！魏彪方纔明白阿長失蹤的原由，並不是被劉三爺謀害，自然找不出他的屍首來，不覺嘖嘆金縣長糊塗到了極點。現在無意中破了這件奇案，便對阿長詳細講了一番他家裏的一場奇禍；末了，又說了半涖園所見的事。阿長道：聽老兄所說的形貌，那男子確是土豪劉三爺，那女子便是賤人，惜乎不曉得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否則老兄想可以幫我一臂之力了！魏彪道：你應該回湖安去見過了你的兄弟，然後再去控告，看那個瘟官怎樣辦。那末，當堂離婚，你終可以多撈幾個錢咧。阿長非常感謝魏彪，魏彪也以一重公案，交代清楚，心中非常喜歡，出了煤炭店自去。却說白澤庵帶了探夥三人，裝做了旅客模樣，一直投到歐陀亞路極樂飯店而

來，揀了三十四十的兩號房間住下，暗偵二十九號裏的匪徒行動。只見室門緊閉，連人影沒有一個；到了晚上九點光景，果見一個操着紹興口音的人到來，叫茶房開了房門進去；沒多時，又來一個老人，似乎來找二十九號客人的。過了一個鐘頭，那老人似乎滿面愁容，下樓而去。白澤庵暗遣探夥尾隨。後來紹興口音的客人，口裏含了一支雪茄，大模大樣，出了飯店，跳上黃包車，向西行去。白澤庵又差一個探夥跟了去。沒有一個鐘頭，兩個探夥，都來回報：原來那老人就是茅長興木器店老闆，當然是講贖價來的；大概王麓菴帶了綁匪口信去，改在極樂飯店議價，取銷了近西旅館的原約了。那紹興口音的探夥暗隨到卡德路愛文義路鄰近，一家洋房裏進去，大概便是匪窟了。白澤庵正和探夥商議的時候，忽見一個濃眉大頭的人進來，白澤庵道：魏彪兄來得正好，我們正商議一件事情呢！原來魏彪已受了殷孟圭的囑托，特地來找尋白澤庵的；當下便輕輕地對白澤庵道：兄弟以為這件案子第一要找着了殷仲審，那便有蛛絲馬跡可尋了，不曉得老兄以為怎樣？白澤庵道：

我也是這樣想吓！可是據殷仲審的妻子說：他被綁已經脫險，曾經還家來宿了一宵，只是不知道現下逃到那兒去。魏彪道：也許重被匪徒綁去了。白澤庵道：他既然是綁匪的內綫，何必放了出來，再綁了進去呢？魏彪道：這是綁匪恐怕我們從殷仲審口中，探得了他們的匪窟，所以要重綁了他去，免得露了破綻。白澤庵道：你話說得有理。我們還是先下手！他們以為尚在接洽贖價的當兒，決不致于報捕房的，現在我們五人，不妨先到卡德路那家洋房去偵查一回吧。魏彪等四人齊聲答道：事不宜遲，此刻我們去罷。於是五人結束停當，個個帶了手鎗，向卡德路而來。原來卡德路，南通靜安寺路，西通愛文義路，都是蕘樓巨第，綠蔭如幄，大道似砥，外國人家也住了不少；恰巧綁匪住了一家外國人家隔壁，短牆繚繞，高不及人。白澤庵先和站崗巡捕說好，從微茫的月光下瞧去，跨進了短垣，有一架花棚，正對樓房，可以跳了過去。白澤庵和魏彪等，探升上了短垣，跨上了花棚，瞧見樓牕裏人影幢幢，魏彪眼快，附耳和白澤庵道：你瞧沙發上躺着的不是殷仲審麼？白澤庵點頭，輕輕地爬

下花棚，令探夥伏在梯旁，自己和魏彪跑樓上去。門外伏着二個探夥，預備綁匪竄逃時候動手，側着耳朵，靜聽沒有什麼聲息。正在納悶的當兒，忽聞屋內砰砰數聲，起了許多叫喊的聲音，破寂靜的空氣而來。正是

光風霽月三春夜

悍匪神探決鬪時

欲知鎗聲究竟何人所發，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賣餛飩夥計喬裝 喫喜酒名探遇害

話說白澤庵魏彪數人，躲入綁匪窟中，探夥伏埋暗處，以爲策應。不料已爲匿在樓上的匪徒所聞，忙將肉票閉入幽室，取出手鎗，隱身床後，滿想探捕闖入室中，一網打盡。白澤庵忽聞匪室中聲息頓無，明知有詐，不敢進去，躲下樓來。魏彪身手矯捷，軀幹又短，輕輕爬到了室外洋臺，想瞧室裏的靜動。裏面綁匪，久不見探捕進來，微聞樓梯有了聲響，躡手躡足地躲出室門，似乎見了一個黑影，走將下去，忙錨準了手鎗，拔了機關就打。門外暗伏的二個探夥聽得砰砰數聲，就是這個呀。當綁匪向

樓下開鎗的當兒，忽然一彈從洋臺外，嗤的一聲，飛了過來，不歪不斜，正中那綁匪的右手，吱唷一聲，手鎗便墮到樓下去。等到洋臺外第二彈來時，那匪已打倒在地。魏彪曉得這是白澤庵施的妙計，去引誘綁匪出來的。果然這時候白澤庵又打倒了一個綁匪，兩個匪徒，只能倒在地上掙扎，那裏還敢抵抗。號叫一聲，探夥都走上樓來，深恐匪徒不止二人，忙搗開了密室，果見茅恩堂和殷仲審兩個肉票，囚在裏面。殷仲審道：我本來已經脫險，前天從家裏出來，想到敏卿家去報告被綁情形，不料又被他們綁來了。茅恩堂道：這裏本來不止二個綁匪，因為殷敏卿是綁在另一地方，大概分開去監督了。魏彪瞧瞧殷仲審鬢頭鼠目，身在匪窟，似乎沒有愁悶的樣兒，不像茅恩堂已經消瘦了不少，便對他道：我們來救出你，你大概是歡迎的；不過我們要去救出你的侄兒，倒是一件難事，不曉得殷先生有沒有高見？殷仲審道：我想敏卿家裏很富有，他又是很吝嗇的，現在被綁匪垂涎，他老太太聽說願出五萬贖款咧。不如我們被綁，真是無妄之災啊！魏彪道：難道你說他應該綁去麼？殷仲審

道：不是這樣說的；我不過說他們拿出五萬十萬，好像九牛一毛，不大碍的呀！魏彪道：你的侄兒被綁，要是沒有你來約他外出，難道有這回橫禍，你不抱歉，還要這樣說，哈哈！我們現在請你暫做一個嫌疑犯吧！殷仲審正要辨駁，探夥已拿出枷鏈，鎖了起來，押入捕房。令茅恩堂坐了黃包車回去。又將傷匪二人，車入醫院，再去營救殷敏卿。這時天空東北角上，已現了魚肚白色，倒老爺，倒太太們拖了糞車，已經出發了。白澤庵從傷匪口中，供出殷敏卿藏匿的匪窟，遂和魏彪化裝了糞夫，各人拖了糞車，到楊樹浦鼎元里弄口停下。探夥數人，打扮得像小菜場裏小販，隣近分派停當。白澤庵推了糞車，裝着江北人的口音，大聲喊道：倒馬桶！倒馮桶！果然那綁匪家一個婦人開門出來，挈了一隻馬桶，放在門口走進去了。白魏二人，見裏面一樓一底，左首有一間廂房，小小見天，大概時光還早，所以沒有甚麼男子的聲音。便輕輕地和魏彪道：事不宜遲，萬一卡德路匪窟破獲的事，風聲傳到他們耳朵裏，事情不是糟了麼？我還是先上去，你埋伏在樓梯下，叫探夥們守住前後門，免得有一個

漏網。魏彪和探夥預備舒齊，白澤庵真是一身是膽，腰間佩了手鎗，一手提了馬桶進去。剛進門來，那婦人舉起雙手，攔住去路。白澤庵不待她說話，拔出腰間手鎗，瞄準那婦人胸部，低聲說道：別響！當心鎗彈！嚇得那婦人面無人色，只得讓魏彪和探夥，闖了進來。便把那婦人口中塞了一團棉絮，一把拖出門外，交探夥拿住。自己輕輕地跑上樓去，魏彪恐防有失，也跟了上來。說也奇怪，二人到得樓上，靜蕭蕭闌無一人，雖有一張鉄床，幾把椅兒，那裏有一個綁匪，更談不到肉票了。這一來，把白澤庵倒嚇了一跳，心想清早跑差了人家，本來要捉強盜來的，現在不是自己有了強盜嫌疑麼？正在驚異的時候，魏彪道：我們已經身入危地，不可不格外留心！一壁說，一壁東瞧西看，似乎獵狗在田野裏找尋甚麼似的。說時遲，那時快，樓下兩個探夥高聲喊道：二層閣樓有人開鎗！說時，已聞『砰』『砰』幾聲，子彈從樓板中穿出來。白魏二人，一躍跳出屋上。忽見床帳掀動起來，隱隱見鉄床後面的板壁，緩緩移動。魏彪驀得床後有個機關，綁匪便躲在那裏，因為聽見樓下鎗聲，所以出來抵抗，也

未可知。忙和白澤庵躍下中庭，再謀捕拿的方法。豈知臥在二層閣樓的二個綁匪，見有人喊呼，早跳了出來，探夥招架不迭，見白魏二人下來，膽量益壯，沒多時候，二匪都已捉住。樓上擁下四個匪來，拔鎗廝殺，彈如雨下，究竟白魏等偵探，身上穿了保險馬甲，沒有受傷；匪徒傷的傷，逃的逃，一場混戰，共獲綁匪五人，四男一女，二個竟一溜烟脫逃了。白澤庵移過了鉄床，果然有一層活動板壁，廁身進去，豁然開眼。陳設頗爲幽麗，室中五色電灯，環絡紛披，煞是美觀。肉票殷敏卿，見白魏二人進來，自是歡喜非常。殷敏卿道：他們綁匪的組織，非常周匝，待肉票亦非常優渥，我自被綁以後，便住在這裏，天天陪了我打麻雀，喝香賓，不曉得仲審叔和恩堂兄，也有一樣的款待麼？到了夜裏，鹹肉滷白，隨心所欲，電炬通明，紙醉金迷，弄得我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了。最奇的，室中電燈，有紅色的，有綠色的，今晨紅色的忽然亮了，他們立即起身，擎了手鎗，似乎有甚麼大事一般，我倒莫明其妙。後來聽得樓下鎗聲大作，嚇得我不知道所措，原來你們來救我出險，真是感激不盡咧！魏彪笑道：他們睡在

二層閣的綁匪，一定是把風的，有了消息，便拿電燈來報表記，他們的組織這樣完全，以後我們辦公事，自然要格外小心了。說得白澤庵笑道：他們的智力，究竟及不來我們，要是他們狡兔有三窟，我們今天不是要失敗麼？魏彪道：我們現在已經破了兩窟，漏網的兩個綁匪，身體魁梧，兇惡異常，恐怕是個中的首領，我們不妨問問已捕得的綁匪，是不是首領。起先那裏肯說，後來熬不住用刑，供出面龐體胖的名喚王和尚；酒渣鼻闊嘴吧的，名喚袁弼老，向在湖安鄉下，做攔路搶劫的勾當，因為湖安縣長，曉得鄉村裏出了假扮鬼神路劫的事，派了偵緝隊嚴拿王袁二匪，不能安身，便糾合了嶽縣幫匪，來做架人勒索的買賣。魏彪聽到這裏，想起在湖安某廟的時候，遇着神茶鬱壘，劫去十元鈔幣，原來無意中在這裏破案，心中非常喜歡。當下又用鈎距的法兒，供出了王袁兩匪的秘窟，暫且按下不提。且說虹口歐嘉路和華界昆連，那時還沒有高大的洋房，舊式中國屋與江北人打的菲廬公館，觸目都是。馬路也十分湫隘，雖有幾家小吃店，和小販肩着擔兒，在馬路上叫賣，唯有亡是

里一帶，住的房客還多，往往三更半夜，還有人出來買餛飩，吃茶葉蛋，此外冷清清，委實沒有甚麼夜市。有一天，亡是里弄口，貼有紅紙黑字的召租廣告。一個二十七歲的女子立在弄口，仰着頸子讀道：

召租

內有亭子樓一間，客堂，灶披，自來水，一應公用。欲租者，請進亡是里二百八十九號張宅領看可也。

本主人白

那女子進了亡是里，便笑嘻嘻問着了一百八十九號。只見裏面走出來一個二十二三歲的浙江口音女子。那女子道：這裏可是二百八十九號？有沒有房子出租？那女子上下打量了一回道：嫂嫂自己要租麼？我們上樓去瞧瞧吧！當下二人扳談了一回，曉得彼此都是一夫一妻，沒有小囡，倒也非常合意，便付了定洋，說明准定後天搬過來。那女子住了七八天，從未見二房東的丈夫回來，只她一人自住，性情也非常溫和，彼此都很合得來。往往談到夜裏九十點鐘，那女子每每出了門賣些

餛飩茶葉蛋等類，與二房東嫂嫂，談談吃吃，非常要好。却說白澤庵破了殷公館綁案以後，名譽一天大似一天，接連又破了幾件盜案，官廳極爲倚畀，便升他做了偵探長。有一天，他接了報告，曉得袁弼老匪在姘婦虹口歐嘉路，黃和尚匿在西門斜橋，四下已經布好了埋伏，預備捉拿。忽然郵差送上一封信來，下署虹口袁緘字樣。白澤庵拆開來讀道：

白先生：你的本領，我們弟兄都領教了。不過我們做的買賣，難道只是殷公館一件麼？那姬公館、唐公館、二注賣買，你有胆量破案麼？至于傷害了我們弟兄的性命，這筆賬將來面算。再會吧！祝你健康。

袁弼老上 四月十二日

白澤庵讀罷一笑，便將這信交魏彪等觀看。魏彪道：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胖。」我們爲了除暴安良起見，自然外面結冤的人是很多的，不過他們同是人類，同是中華大國民，可做的生涯，不曉得有多少，何以要做犯法的事情呢！要是個個革面洗手，從此洗手不做這種犯法的事，自然他們個個是中華大國民，我們崇拜

還來不及，那裏敢去捕他呢。現在他們既不肯悔悟，我們也是沒法，不過白兄務要事事留心，暗箭是難防的啊！白澤庵道：魏兄雖然說得有理，不過既然吃了公事飯，也顧不了許多危險。苟將來民生殷實，盜賊絕跡，我早有歸田的志願咧。現在我們總是嫉惡如讐，爲民除害，那裏接到了他們的恫嚇信，便從此罷手不成。白澤庵話還沒有說完，忽然一個賣餛飩打扮的，岔息進來。對白澤庵道：夥計扮做賣餛飩的，候在綁匪姘婦家，已經三天，她雖然天天出來賣餛飩，總說不見那匪到來，兀是綁匪姘婦一人住着。此刻她又借賣餛飩爲名，出來和我道：不到十分鐘，有一個酒渣鼻闊嘴吧的人，從後門走入二房東嫂嫂的室裏來，大概便是那個匪徒吧。教我立刻來報風，恐怕遲些去捉，他又要走咧。白澤庵曉得計策已經收效，忙帶了探夥五人，一直投虹口歐嘉路亡是里來。看官們！你道那租賃亡是里亭子間的婦人是誰？原來也是包探的渾家，假扮賣餛飩的，便是她的丈夫。因爲從被捕的匪徒口中，供出了袁弼老有一個姘婦，是住在那裏，恰巧有亭子間出租，白澤庵便令她租住了。

以做眼綫。不料袁彌老非常刁詐，住處既沒有一定，他姘婦又不止一個，所以住了幾天，不見到來。這天命該被捕，那扮賣餛飩的探夥，又適在街上，所以一霎時，風聲已經傳到白澤庵耳朵。袁彌老自己以為神出鬼沒，那裏曉得包探已布滿了屋外，究以衆寡不敵，生生地被白澤庵擒住。白澤庵笑道：你的信，我已經收到了。我的本領，你領教了麼？你信上說還有什麼姬公館唐公館兩件綁案，也是你做的，不妨老老實實說出來吧！袁彌老仰天大笑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那姬唐兩家的綁案，看你本領去破，我是死也不說的。白澤庵瞧他談笑自若，如死如歸，不禁嘆道：像們這種仗爽性質，要是入了正路，不是一個英雄麼？袁彌老道：英雄不英雄，我却不知道；現在既被你拿住，快快歸案訊辦，我不願多說咧！白澤庵只得嘍嘆了一回，總算結束了這件綁案。袁彌老等綁匪，解到中國官廳，處了死刑；殷仲審供出勾結匪黨，去綁姪子，判決了二十年徒刑，褫奪終身公權，到加今還囚在獄裏。這是後話不提。且說白澤庵有一個堂房兄弟，名喚白煥堂，年方二十，是三清宮的道士，和白澤

庵幼年一樣的職業；後來白澤庵因爲軀體魁梧，心思靈敏，在上海灘上，認識了許多朋友，厭惡這種口唸「至心朝禮，玉皇大帝，玄穹高上帝！」身穿八卦袍，足登方頭靴的「蚱蜢生活」，便改入了偵探界。看官！你道甚麼叫做「蚱蜢生活」呢？原來道士的打扮，很像一頭蚱蜢，所以喫道士飯的，便叫做蚱蜢生活。後來白澤庵改業，變做了田雞，是善捕稻裏害虫的小動物，他的兄弟，倒仍舊來過蚱蜢的生活；因爲上海人，本來是很迷信的，所以白煥堂的進款，倒也可觀；縱然及不來吳鑒光，也足以成家立業咧。這天是四月初八，風和日麗，麥秀青疇，櫻肥紅樹，真是一個吉日良辰。白煥堂家裏，三星在戶，百輛盈門，喜氣龍罩在白煥堂家裏。白煥堂因爲自己做了新郎，請白澤庵來做主婚，賀客濟濟踴踴，塞滿了禮堂。等到晚上，禮成開宴，白澤庵好不喜歡，想兄弟今天成婚了，自己在偵探界，也有了聲望；雖然父母都已去世，要是瞧我們兄弟倆今日都能夠成家立業，在九泉之下，也是喜歡到不可言喻啊。正在心中快活，白煥堂又來敬了哥哥幾杯酒，魏彪，焦得魁，尤庚甫一班朋友，本

來喜歡喝酒的，便豁起拳來，七巧八馬三元五魁！鬧到半夜，白澤庵喝得醉醺醺，走起路來，覺得好像騰雲架霧一般。白煥堂等勸他在這裏睡覺，他哈哈笑道：我沒有醉，喝幾盃酒，有什麼要緊，我還有公事沒有辦完咧。你們多喝幾盃，恕我失陪了。說着，拱拱手，離了席，拐拐蹺蹺的出門去了。白煥堂忙出來叫車道：哥哥坐車去呀；慢走！慢走！白澤庵帶了醉聲道：你別管我，我沒有醉啊；你快去陪朋友喝酒罷！一壁說，一壁行，白煥堂也沒法可想，只得聽他自去。自己轉進裏面，正要坐席再飲，忽一個僕人岔息至道：不好了！白探長被刺了，直挺挺倒在馬路中呢！嚇得各人都直跳起來。正是

明鎗猶易躲 暗箭最難防

欲知白澤庵被刺，有無性命之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金龍大王下凡度衆生 神鷹使者入山獵多獸

話說白煥堂送白澤庵去後，方欲坐席再飲，忽有僕人來報，說白澤庵被人暗殺，已

倒在馬路上，嚇得白煥堂，魏彪，尤賡甫，焦得魁許多人，個個直跳起來，忙跑出門外來瞧。果見白澤庵死挺挺倒在馬路上。旁邊流了許多血，傷心慘目，不忍細觀。白煥堂輕輕喊道：哥哥！哥哥！尤賡甫諸人，雖然不忍瞧，見了這種慘象，個個流下淚來道：我們快快送白探長到存仁醫院去，彈是打在腹部，鉗出了沒有礙的。白煥堂忙叫了一輛汽車，將白澤庵送入存仁醫院。白澤庵躺在汽車中，有氣沒力的呻吟道：我纔出門，沒走了多路，一個黑影從小弄裏閃了出來；我後來聽見隱隱有了鎗聲，方纔留心瞧去，只見一個面麻的大漢，已立在我前，又向我打了幾鎗，大概便是綁股敏癩漏網的黃和尚，你們要爲我報讎吓！話還沒完，汽車已到了存仁醫院，究因流血過多，便雙目緊閉，氣息奄奄，到天國去了。白煥堂，尤賡甫，魏彪，焦得魁數人，個個灑了一掬英雄之淚，穿起孝來，誓爲白澤庵復仇。官廳聞知這事，也爲嘸嘆不止，令白澤庵出喪的日子，通行馬路無阻，並送了輓額花圈。又令合邑包探執紼送葬。當然全部包探便是沒有命令，也是義憤所激，個個要來祭典執紼，不待官廳的命令。

了。到了出殯這天，南市路上，人山人海，都來瞧這位急公好義的著名包探出喪，關得馬路上水洩不通。等到靈輦昇來，素衣白馬，輓聯香亭，魚貫地好像賽會一般；弄得馬路上的汽車，電車，馬車，都靜默了五分鐘，真是極生榮死哀呀！做書的當時也是觀客之一，親耳聽得一位老年人道：我在上海，也不知道瞧過幾回大出喪，像清末的盛宮保，去年某會會長的太太，關綽固然關綽，熱鬧固然熱鬧，不過觀者總有幾個微詞；今天白探長的出喪，是爲了尊敬義俠起見，和富家的大出喪，提倡奢侈虛榮起見，大大不同；當然除那兇手之外，沒一人不來哀悼他啊！做書的聽了那老人的議論，不住在點首稱善。後來過了三年，那暗殺兇手，果然爲尤慶甫等緝獲，確是殷案漏網的黃大麻子和尙，又供出了姬公館、唐公館兩件綁案，也被魏彪等破獲餘黨，情節都非常離奇。做書的深恐看官們，厭聞這類架人勒索的盜案，不妨換換口味，先述幾樁鈎心鬪角的小事來談談；姬唐兩公館的綁案，且慢慢兒再述罷。却說上海有一種營業，叫「做佛店」，店裏沒了幾座神龕，供著幾尊泥塑木彫

的菩薩。神龕面前，鎮日價點著香燭，滿屋子裏，弄得烏烟障天，走進去的人，多半被他薰得眼淚鼻涕，流箇不休。裏面和尙，專門替人家念經；禮懺，趁些利錢。僱了幾個老嫗，做他的跑街先生，名叫佛婆。那佛婆，又不專靠這項生意，以做生財之道。所以在表面上看去，見她每日從天明到夜晚，終是手數著念珠，口裏喃喃，念那阿彌陀佛不休，當她笑話說，連吃飯撒尿的時候，也是阿彌陀佛帶在嘴裏的。這種人，當然是極端相信佛法的善女人了。那裏曉得，拜梁王，做佛事，念彌陀，修下世；是她的商標，是她招攬生意的廣告。暗底下在那裏拉皮條，說姻緣，背大刀，做壘頭；是她的正項賣買。所以遇到正經的年老太太，她只借著佛面，騙錢需用。若遇年少的少奶奶，大小姐，姨太太，她便放出五花八門的手段來，什麼軋餅頭，上臺基，都可以由她一個人獨手包辦，甚至唆使掩逃，或輾轉販賣，於中取利。這種人，裝出菩薩的臉面，存著強盜的心腸，一手擎著香，一手擎著槍，傷風敗俗，爲害社會，真是不淺，所以從前有幾位老先生說：三姑六婆，是淫盜的媒介，嚴禁家裏的人，不許和她們來往，實

是防患未然的好法子哩！閒話休說，現今且講某年上海忽然發生一種謠言，說近來風俗敗壞，人心奸險，什麼嫖賭吃著烟，奸盜詐偽騙，到處都有各家灶君，上奏天庭，玉皇大帝赫然震怒，特派金龍大王下凡，發陣洪水，要把上海地方，化爲汪洋大海。後來由太白星君奏稱：「下界人民，雖然作惡多端，上帝總有好生之德，臣請爲民衆請命，先派金龍大王下凡，教他託夢給栢河縣荒唐村烏有寺，法空和尚把人民告誡一番。若果能夠皈依佛法，改過自新，那就可以宥其既往，勉其未來。似乎是一個完全辦法，伏乞聖鑒。」玉皇大帝聞言，龍顏大悅，說：「卿言極是，遂把金龍大王，宣傳上殿，將這意思分付詳細，那金龍便駕著雲頭，向下界而去。這種無稽之談，稍具知識的人，當然沒有一個會去相信他的，可是一般無意識的婦女，沒有這種謠言，尙且要無中生有的，造些迷信事情出來。現在既有這個謠風，說得有憑有據，那裏會不相信他呢！況且又有許多佛婆，印刷著上千上萬的小冊子，到處宣傳，挨戶分送，自然然而舉國若狂起來了。且說那栢河城烏有寺裏持住，法名法空。本來

是四川一個大騙子，因爲犯了案，官廳捕緝得緊；所以逃到這裏來做和尚。他的應酬工夫，極其圓滑，不上幾年，村裏的太太奶奶們一個個被他騙得信奉異常，在這寺裏，今日拜梁王懺，明日建水陸道場，生意非常鬧猛，倒也賺了許多銀錢。似乎可以安分守己的，享他安閒清福了。可是人心步步高，飽暖思淫慾。那法空等到每日道場完畢，走出山門，東逛西跑，好像在那裏找尋什麼。有一天，走到鄰村一個鏡花庵門前，敲門進去，僞說討碗茶吃。那當家尼姑，名叫佛緣，也是從烟花場中出身的，見是烏有寺裏的持住大和尚到來，自然殷勤招待。後來不知如何，兩人竟勾搭上了，從此法空三日兩頭，多在鏡花庵裏和佛緣參那歡喜緣，連自己烏有寺裏的佛事，佛場，也不去照顧他了。鄰近的一班善男信女，見他時常不在寺裏，漸漸地也懶怠去到他寺裏做甚麼功德了。那和尚本來是吃十方，現在法空受了這回打擊，進項告絕，他肉體上雖然每日在鏡花庵裏享那清豔混合的幸福，心裏向實是被窮愁纏繞得焦急萬分。思前想後，居然被他想出一個絕妙好法子來，當時和佛緣

密密切切的商量了一夜。次日起來，回到烏有寺，對小和尚說：要到寧波普陀，去轉山進香，來回總須一個月，你們在寺裏，須要勤做佛事，小心火燭。小和尚遂即合十聽命，法空帶了行李，備好銀錢，趁著淞滬火車，一徑來到上海，寓居在一家佛店裏，那店中和尚，名叫緣了，是法空在四川時候的舊相識，兩人極其要好。此番法空住在他店裏，鎮日價鬼鬼祟祟的，不知在那裏商量些什麼，後來又叫了趙錢孫李四個佛婆來，遣兵調將的鬼鬧一陣，似乎一樁計畫，已經完成。法空又趁了寧波輪船，去走了一回。不知有沒有到過普陀，做書的也不知底細。回來時候，除行李之外，又帶得一個大木箱，一徑到荒唐村；烏有寺裏過了幾天，上海地方，便發現金龍大王下凡的謠言。當時女界紛紛議論，有的說：菩薩到底是有靈有性的，現在人心本來是壞不過，無法無天，隨便什麼都做得出來。不這樣去收拾他，還成什麼世界呢！有的說：據趙佛婆說上海地方，是完全要坍沒的，我們還是逃到外埠去的好。更有一種人的議論，比較似乎有些見識，他說：菩薩既然教法空和尚來告誡我們，想來這

法空和尚雖然不是活佛，必定道力高強。我們不如去求他，未必沒有效果哩！便轉轉彎彎，尋着了趙錢孫李等一班佛婆，先懇求緣了和尚做介紹。於是張家嬌，李家婆，少奶奶，姨太太，以及臺基的老閣，鹹肉莊的夥計，提著香籃，三五成羣的，趁著火車，來到吳淞。復又乘車的乘車，坐船的坐船，前前後後，來到荒唐村，走進烏有寺的山門，便是天王殿。只見彌勒佛的面前，放著三個大木桶，桶上有蓋，蓋面有一個小斗連著。斗底有孔，桶的兩旁屋柱上，各貼著一張紅紙，都有六個大字。左邊寫著『要想消災避難』，右邊寫著『必須隨緣樂助』，兩句似通非通的標語。桶的蓋上，也各貼著紅紙，中央寫著金珠首飾類，左邊寫著現洋鈔票類，右邊寫著角洋銅元類，幾個和尚，穿著袈裟，站在桶邊，看見香客進來，嘻著臉，說聲阿彌陀佛。女菩薩隨緣樂助，消災避難！投些功德錢！投些功德錢！好像車站上的驗票員一般，一個也不肯空手放過。說也奇怪，那些加女菩薩銜的太太奶奶們，平常窮親戚，要借她一元半元，或者正當公益事情，要捐她十元八元，總是說貧道苦的，不肯稍解慳囊。現在

聽到那幾個和尚，輕描淡寫的說了幾句，竟好像專制時代的小百姓，奉到綸音一般。你也把鈔票，現洋，塞進桶裏去。我也把金珠，首飾，塞進桶裏去。至於角洋，銅元，更是不必說了。過了天王殿，隔著一個天井，便是大雄寶殿。殿裏有許多和尚，在那裏不知拜什麼經懺。鐘鼓鐃，熱鬧喧天。燒香的女菩薩，擁擠異常。大雄寶殿的左邊，是方丈殿。殿裏中央，設一個講壇，壇上坐著一個年紀三十左右的和尚，在那裏說法。法壇面前，黑越越地坐著無數善男子，善女人，據說這和尚便是法空。那法空垂著雙目，裝出一付莊嚴端正的樣子，緩緩地念著偈語道：『人世太茫茫，釀成一切苦，無邊大力，好把衆生度。』又演說道：『洋場惡道，浩劫將臨，幸上帝有好生之德，差遣金龍大王降臨，警告世人。前日佛婆演講，當能各具戒心。但衆生愚蠢，不請大王一顯法身，總道是佛門說謊，某日某時，大王當由殿後龍潭，旋入人世，你們善男信女，屆期應來焚香羅拜，自是功德無量！』衆人聽了，沒有一個不深信無疑，把不得金龍大王顯身的日子，立刻就到，好去瞻仰金身，虔求福祐。這且按下慢表，且說

那年魏彪，因上海公務稍爲閒暇，帶著些銀錢，到浙江奉化縣去看望一個姓朱的姨母。乘著甯紹輪船，到了寧波，復趁奉化小輪，抵奉後。坐著轎子，直到姨母家裏，姨母和表兄朱二，正在吃中飯。見魏彪進來，急忙起身相迎，至親密戚，多年不見，當然是親熱異常。坐下來，請他吃些酒飯，叙些在上海的近况。朱二說表兄在外，名譽又好，趁錢又多。不像做小弟的，鎮年價住在鄉村裏，採些柴草，打些野獸，恐怕終生終死，沒有出頭的日子哩！魏彪笑道：老弟！你也太客氣了。人生在世，只要能夠自食其力，便是一個好國民。他們軍政農工商學各界，看去似乎是爲國爲民，其實也多半爲著自己飯碗問題，有什麼希奇呢？採柴！我是弄不來，講到打野獸，是最喜歡的。深山叢莽裏的生活，多年沒有去做。你若有限，請你陪我同去一走。好嗎？朱二說：很好，但是今日表兄初到，未免風塵勞頓。改天自當奉陪。停了幾日，朱魏二人，果然荷槍出發。走到村口，看見一座神廟，門口貼著一個紙條，上面寫了『收買奇異活獸』六個大字。廟裏面，一個年紀三十來歲穿洋裝的人，坐在一張板桌旁邊，竹椅上

更有許多鄉下人，有的牽著田狗，有的抱著野兔，有的籠著雉雞，畫眉之類，亂紛紛地，要賣給穿洋裝的人，那人說：這都是些常見的禽獸，我們動物院裏，養著許多，一該不要。魏彪方才知道這人是動物院裏職員，來搜羅動物的。正要和朱二出去，只見廟門外，四個人，抬着一個大竹籠，裏面關一隻極大的穿山甲，從頭到尾，足有七八尺長，走進廟裏，把竹籠放在廊下。一個中年人，對那穿洋裝的說：這條大蛟龍，是千載難逢的，先生！你要不要？那穿洋裝的說：你來欺騙誰！不過是稍為長大些一個穿山甲罷了，什麼蛟龍不蛟龍。蛟龍果然被你們拏得著，你們不成了降龍伏虎的得道和尚嗎？說著，走近身去，細細地瞧那穿山甲，自頭至尾，審察了一回，說：雄壯倒還雄壯的，可惜前面左足上，少了一個足趾，你要多少銅錢？中年人說：多也不要，五十元是不能少的。著洋裝的笑道：你在那裏做夢嗎？一個穿山甲，要賣五十元，有誰來買你呢？你們如果硬要賣給我，拏五元洋錢去。不這樣，只顧擡了回去。雙方磋商了好一回，結果，以八元成交。那四人把穿山甲，連竹籠留下，收了洋錢，歡喜跳躍，向

原路而去。魏彪和朱二見沒有什麼希奇動物，也就背著槍，自去深山裏找尋野獸。到得樹林深處，分頭前去行獵。直至傍晚的時候，魏彪得著一隻山獍，一個野兔，朱二也得著兩個野兔，和十數個斑鳩。兩人得意洋洋，用槍幹挑著，緩緩地由原路歸來。走到村口見廟裏這個收買奇異活獸穿洋裝的人，已經去了。魏彪心裏好生奇怪。想這人既然要搜集異獸，難道得了一個穿山甲，便可以心滿意足了嗎？況且這人身上，雖然穿著洋裝，看他拘拘縮縮的，似乎還沒有習慣。更有一種可疑的地方，大凡穿洋裝的人，走進門裏，必定把帽子除掉。現在這人始終戴在頭上，好像頭頂裏面，藏著什麼秘密的物件。或者患那頭痛重病，戴帽子，是爲著遮蔽寒風的樣子。這是甚麼道理呢？魏彪一壁想，一壁走，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到朱二家門首。進門以後，便把山獍等放在地上，兩人揀了兩個野兔，五個斑鳩，用麻繩紮住，吊在檐下。餘下一隻山獍，一個野兔，六七个斑鳩，盛在一只竹籃裏，提著走到溪頭，去洗剝得乾淨。回來順便走過竹園邊，採了幾斤竹筍，又沾了一大瓶陳酒。回到家裏，請朱二的

母親，煮著下酒，朱二的母親，又拏出幾個鷄子來，一同煮好。搬將出來，放在板桌上，朱二也把酒燙熱，連帶三付杯筷，擺設好了，三人坐下暢飲。在朱家母子，對於這種野味，是時常吃慣的，也沒有什麼希奇。獨有魏彪，久在洋場，什麼上等中西大餐，吃得厭糟糟的了。現在來到這等清幽地方，嘗著鄉村異味，真是如入世外桃源，別饒風趣！本來酒量極宏，今日又有至親團坐，自然是左一杯，右一杯，直吃到更深夜靜，方才大醉而罷。魏彪在朱家，接連打了幾天獵，飲了幾天酒，恐怕上海有事，遂即辭別了姨母，和表弟朱二，仍舊乘著寧奉商輪，來到寧波。知道今朝沒有開到上海去的輪船，便在江北岸某旅館裏，去開一間房間。安頓行李已畢，鎖了房門，把鑰匙交給茶房，自己一個人，到各處去閒逛了一回。又到酒館裏，吃了兩壺酒，兩客飯，回到旅館，拏出錢來看看，見時候還早，只有七點零些，復又出門，走到鼓舞臺裏，去看夜戲。這夜正是亦叫天演那三本鐵公雞，打工跌撲，到也不差。回至旅館，已是夜深，也便上床安睡。次日起來，已是正午。因為寧波也沒有什麼可逛的地方，吃了飯，躺在

沙發上，一面叫茶房，到甯紹輪船去，定好房間。又休息了一回，聽見輪船上已嗚嗚的放著氣管。知道輪船將開，便叫茶房拿了行李，趕到碼頭上去。不料纔出房門，忽然隔壁房間裏，走出一個大漢來。和魏彪撞個滿懷，仔細一看，見他袒著右臂，臂膊上，帖著一個極大的膏藥。被這一撞，竟將牠撞了下來。魏彪急忙上前，向他賠禮，說對不住。那大漢一聲不響，便返身回入房間裏去了。魏彪見他貼膏藥的部分，並沒有什麼傷損。心裏已有些疑惑，回轉身來，正要下樓，腳尖忽然踏著一物。拾起來一瞧，纔知道是方才脫落的膏藥。魏彪把膏藥仔細一看，覺著這膏藥裏的藥膏，特別加厚加多。又拏到鼻子裏聞了一聞，心裏想想，這人的心思，到巧妙得很。正是

匆匆形色將歸去

又有疑團心上來

不知魏彪心裏疑惑大漢的心思巧妙，是甚麼意思，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佛國無緣尼僧墜惡道 善人好施乞丐被仁恩
話說魏彪拾著一個大膏藥，見膏藥裏面的藥膏，又厚又多，聞了一聞，頓覺疑心起

來。本來要想研究他的實在出來。因為輪船將開，急於上去，所以把這膏藥，藏在懷內，和茶房一徑上得寧紹輪船，由輪船裏茶房，接了行李，按排在某號房艙裏。却好這號房艙，另有一個搭客，魏彪只好對他敷衍一回，即時就寢。不能把膏藥拏出來，仔細研究。當夜無話，次日黎明，輪船進了吳淞口，再過一回，已至碼頭。魏彪叫了一部黃包車，匆匆地，回到霞飛路寓所。那時齊嵐光還沒有起來，千璃巖却坐在辦事室內，見魏彪走進，趕忙立起來，笑臉相迎說：魏先生！你爲什麼去了這許多日子，上海地方的事情，現在竟弄得愈出愈奇了。你若再不來時，高老師是要打電報來招你了。魏彪道：究竟有甚麼事情發生，你說了一大套，我仍舊一些也不明白。千璃巖也笑道：我話說得太急了，所以反轉說不明白。你動身離上海的時候，不是已經有金龍大王下凡的謠風麼？自你去後，這種謠言，愈傳愈盛。官廳裏面，也曾派出許多巡警，去捉拏造謠生事的人。結果，這謠言終不能息。近來更是舉國若狂的了。不必說什麼，便是淞滬火車裏乘客，每日開去的，總要比從前加多一倍。因為都是去到

荒唐村，烏有寺裏，去拜金龍大王的。前日我隨著高老師，也曾經僑裝香客，去過一次。那時正好焦先生和無錫老大也在這裏，無錫老大尤其好笑，身穿一件夏布直裰，頭上戴著錫杖簪，柏樹釵。一隻手數著念珠，一隻手提著香籃，真像一個鄉下上來的念佛婆。這種鬼臉，倒也虧她扮得出來，我們四人，既經相遇，遂到天王殿，大雄寶殿，客堂，方丈，各處查察一回，但見香客擁擠，汗臭觸鼻，香烟繚繞，涕淚交流。也沒有什麼可疑之點。後來走到大雄寶殿的後面一個空場上，見裏面有一口大圓井，井裏噴出五七路水氣來，離井口足有四五尺高。映著日光，顯出七色光彩，好像長虹掛在天空一般。衆人都紛紛談論，說這便是龍潭，這水氣便是功德法水。是金龍大王打將出來的預兆。我探首向龍潭下面瞧瞧，只是黑越越地，也瞧不出什麼來。龍潭旁邊，設著一個高臺，臺上有許多和尚，在那裏做法事。內中一個年紀三十來歲，瘦削臉面的，說是主持和尚法空。看他滿臉油滑，偏裝出一本正經。我們訪查了許久，終無結果而返。次日，我又藏著電筒再往，走到龍潭旁邊，捏著電筒機關，往下

照着見井裏水不甚深，水面果然浮起一個長體動物，背面鱗甲片片，都發出煤爛金光。張著四肢，伏在水面。當時我心裏也著實疑惑，難道真有甚麼金龍大王要從這龍潭裏出來不成？回來告訴高焦和無錫老班人，他們也是糛糛糊糊的，莫明其妙。現在你既歸來，我們大家商量商量，總要把這秘密，查察出來。替社會上除掉這個害馬。魏彪聽了躊躇一回，說道：這事果然要調查得水落石出，澈底辦他一辦纔好。不過這時我身體稍爲有些疲倦，要休息片時；午晚後，我和你同去走一遭。你且先打個電話給高老師和焦得魁，如果有暇，最好叫他們在車站相候，一同前去。到了下午，四人果然乘着火車，來到荒唐村，走進烏有寺，挨挨擠擠一直奔到大雄寶殿後面的空場上，擡頭向臺上一看，見這主法和尙，好生面善。仔細一想，不覺心裏一動。點點頭，也不做聲。又俯著身子，開足電筒，向龍潭下面，細細瞧着，一回，立起身來，對三人招招手，拔腳便走。高焦三人，跟他出門，一直來到一處僻靜地方，魏彪道：這事，我已完全明白了。因爲法空和尙，和金龍大王都是我舊相識，我和他

們分別，還不到一個月哩！三人不覺一笑，都說：和尚或者真和你相識，你又不是龜元帥，什麼金龍大王也會和你做起朋友來呢？魏彪也笑道：不要取笑了，實對你們說：我在奉化時候，見一個穿洋裝的人在一所廟裏，收買奇異活動物，相貌和法空一模一樣。當時又見他帽子戴在頭上，永不脫除，心裏本也有些疑惑。現在方知他是遮蔽頭頂上受戒瘡疤的。他在廟裏，別的動物未見他收過一隻，單單只收得一隻極大的穿山甲，而且這穿山甲的前肢左足上，少一個足趾，現在這金龍大王也少一個足趾，和牠一些沒有異樣。這個玄虛，不是法空所弄，還有誰呢？焦得魁道：那是不會差的，不過穿山甲背部的金光燦爛，又是什麼？從龍潭裏面發出來的功德法水，是那裏來的呢？魏彪說：背部的金光，是用生漆刷在鱗甲上，再飛些金箔上去，自然能夠耀人眼目的，這法水，一定是用噴水池的法子，把鐵管插入井底，管口開一小孔，鐵管的另外一頭，從地底上通到極高地方，將水灌入管中，借著水的壓力，自然而然後從那井底的管口，倒翻上來，噴做極細的水點，映著日光，異樣好看哩！你

們以爲是不是？衆人大爲佩服。又問他現在究竟怎樣辦理呢？魏彪說：那也沒有什麼難事，這裏是栢河地界，這事必須栢河縣政府，或公安局辦理，高老師在栢河政界，熟悉的人很多，便請高老師進城去走一遭，請縣長，或者公安局長，快快多派便衣警探來，逮捕他。至於他在上海的餘黨，且待他供出來後，再作計較。大家都以爲然。高秋圃即便進城。魏彪和焦千兩人，也遂找著一家小酒店，拷了幾壺酒，要了幾樣小菜，坐著吃酒。一面便等高秋圃來，那村店離栢河城，來回也有六七十里路程。一時如何能夠等到呢！況且村店裏也沒有什麼好的酒菜，不過是些白煮雞子；花生米之類，所以酒也不能多吃。三人回過了鈔，出得門來，到村口遙望，仍不見高秋圃回來，坐在涼亭上，真是等得心焦異常。復又談到金龍大王的事情，干璃巖說：這穿山甲伏在水面，只是微微地顫動，難道已經快死了不成？魏彪說：死是沒有快死，不過教牠再掘穿山甲土，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見牠四足背部，都有一個圓物突起麼？想來必是用四枚長釘，把牠四隻腳，釘在木板上。木板四周，和長釘的末部，

也飛些金箔在上面，以混人眼目。然後把木板浮在水面，那穿山甲不至於逃走，看的人也自然不會疑心牠了。三人又談了好久，復又走出涼亭，去探望高秋圃。只見遠遠地來了十幾個人，因為夜色昏沉，所以辨不出是不是高秋圃帶了人來。三人趕忙迎上前去，走不到百十步。千璃巖年輕眼尖，早已看得明白，只聽得他大叫道：「高老師！你來了嗎？爲甚麼這樣遲緩，累我們等得好心焦！」高秋圃答道：「我和十幾個弟兄們同來的。說時，兩起人已經接近。大家又商量了一個緝捕的方法。遂即一擁走入烏有寺。由魏彪，焦得魁，帶著幾個便衣警探，直到殿後空場上捉人。高秋圃懷中取出十來面小旗，上面寫著『奉公安局令，只捕妖言惑衆的奸僧，與香客一該無涉。』分給千璃巖和幾個便衣警探，各人揚著旗，大聲宣傳，分頭工作。一時人聲鼎沸，小膽的，早已逃之大吉。有的說法空和尚和鏡花庵裏的佛緣尼姑，本來有關係的，難道這事發覺了麼？」一個接著道：「怪道昨天我看見一個年輕尼姑，立在法壇面前，和那法空和尚丟眼風，我心裏著實有些疑惑。原來果有這一回事。有的道法

空是有法力的，得道和尚，況且還有金龍大王來保護他，那是不怕他們捉得著的。不過停歇和尚作起法來，一時飛沙走石，暴雨狂風，沒頭沒腦的打將下來，我們凡人那裏受得住呢？這樣說話一傳開去，霎時間更見得擁擠異常。一時喚娘的也有，呼兒女的也有。最可笑的是個雙身足月的少年胖婦，東挨挨，挨不上；西擠擠，擠不進；挨擠她的，便便大腹，疼痛欲裂。垂著眼淚鼻涕的大哭道：「勿好哉！兒子要生下來哉。」後來由許多念佛菩薩，提著香籃，挾著經卷，扶持這胖婦，從人叢裏鑽了出去。再說魏彪和焦得魁等，走到大雄寶殿後面空場上。排開衆人，一直來到法壇面前，跳上去，不由分說，把法空和尚，和許多法師，一併倒拖下來。又把井裏的金龍大王擒出。仔細瞧瞧，果然背部四肢，飛有金箔。足背用長釘釘在木板上，和魏彪所猜測的，一般無二。壇上又有四口大缸，滿盛清水，缸邊用朱紅漆寫著無邊法水四個大字。汲去清水，缸底露出四個小孔，鐵管顯然在目。那井口的功德法水，同時也就消歸無何有之鄉了。那時魏彪拿出警笛，信口一吹，高千等一班人，知道這事已畢，趕忙

走將攔來，點齊人數，擁著人犯，一直向栢河縣城而去。這時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也各各如鳥獸散去。一個絕大的烏有寺，空空洞洞的，沒有一人藏在裏面。只見管山門的布袋和尚，袒著胸，張著嘴，賊禿嘻嘻的，不知笑些什麼。這也不去管他。再說魏彪等，把法空解到公安局，連夜移送縣政府，審訊下來，法空直認不諱。又招出同黨鏡花庵尼姑佛緣，上海某佛店和尚緣了，和趙錢孫李四個佛婆。時已夜深，便把法空等發押。魏彪等也借一個旅館住宿，正要脫衣上床，忽覺衣袋裏有一長方形的硬物，知道是在甯波某旅館裏，大漢掉下來的膏藥。因為旅客很多，也不便取出來研究牠，遂即就枕高臥。次日起來，向縣政府取了公文，乘火車回到上海。換了逮捕公事，四面搜捕，把緣了和尚和趙錢孫李四個佛婆，統統拏到。解往栢河縣歸案，那時栢河縣政府，已經把佛緣尼姑拏到。一衆人犯，知道不能抵賴，也便個個承認。這樁公案，總算告一段落。但是那法空真叫做「行了無法無天事，到頭辛苦一場空。」佛緣尼姑也是「和佛國無緣，得不著佛天歡喜，竟入那人間地獄。」這緣了

更是「解脫塵緣，一了百了」的哩。最徼倖的，是那條穿山甲，雖然不知生死，究竟也做了幾天大王，受人虔拜，比較許多有皇帝熱，而得不到的，真有天壤之別哩！且說魏彪回到霞飛路的寓所，和齊嵐光把法空和尙犯罪的前前後後情形，敘述一回。齊嵐光聽了，以爲這樁偵探案，頗爲新奇，從前並未有過，急於把襟問自來水筆取下，將魏彪所述的大略紀在手冊上，以備做日記的材料。魏彪見他俯著頭，只顧寫字，便從衣袋裏拏出膏藥來，仔細研察。見這膏藥有五寸見方，用極細的淺藍色國貨棉布裁成。外面又糊一層棉紙，蓋著一個小印，是「呂益壽堂虔製麝香膏藥。」又把膏藥攤開，見藥膏漆黑濃厚，遂用牙籤挑了一些，擦了一根火柴，把藥膏燻在火上。頓時發出一種又黃又鬆的細細泡沫來，並覺著香氣觸鼻，不過不是麝香的氣味。魏彪心裏想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拏著牙籤，笑嘻嘻的走到齊嵐光面前道：華生老友！這是什麼氣息？齊嵐光正在做他的日記，擡起頭來，聞了一聞，也不開口，便用自來水筆，在沁水紙上，寫了幾個不知甚麼字。魏彪點點頭，也便走開。取出雪

茄坐在沙發上。一面吸著，一面自想道：這呂益壽堂，是百年老藥舖，老闆家資積蓄得百十萬，難不成爲做出這等事來嗎？或者是他的夥計，從中作弊，也未可知。我須要切實調查一回方可。原來這呂益壽堂，在上海開設的，確有九十多年了。他舖中的藥品，色色道地。內中膏藥一項，分外是比衆不同，古老相傳，清朝嘉慶道光的時候。這藥舖規模極小，名譽也沒有做出。老闆呂某，自己帶做經理，生性極其慈善，最好救人急難。有一年冬天裏，有一個乞丐，跛著腳，扶著竹杖，來到他舖裏求乞。夥計見他污穢異常，兩只小腿，又潰爛得濃血淋漓，惡臭觸鼻。不但不肯給發稍許，大家都掩著鼻子，惡聲惡氣的，要趕他出去。呂老闆在裏面，聽得喧鬧聲音，提著一根湘妃竹的旱烟管，踱了出來，對夥計道：你們不要這樣，他是個窮苦的人，足脛又生了瘡，應該要可憐他些纔是。說著，把旱烟管遞給一個學徒，自己走到乞丐面前，挺了挺銅邊圓大的老花眼鏡，蹲身下去，將他的雙足，仔細瞧看一回，說：這瘡倒利害得很。回頭又叫學徒，拏些抽膿消毒散，和膏藥，廢紙等來。扶乞丐坐在小椅上，拏著廢

紙，把他兩腿上的膿血，揩抹盡淨，方纔見左腿上的一个瘡，有碗口大小，膿血依然流了出來。呂老闖用兩手大食兩指，交叉式的竭力搾去，但見紅的，黃的，從瘡口直冒出來。積得地上一大堆。復又揩抹乾淨，敷上抽膿消毒散，貼好膏藥。然後看他右足，瘡雖小些，却有兩個。呂老闖也照樣替他搾去膿血，貼好膏藥。手術方才完畢。只見那乞丐大叫一聲，雙淚直流。衆人無不詫異，正是

方去附骨疽 又見淚雙流

不知乞丐爲什麼哭泣，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接木移花芙蓉變態 藏珠割腹哈吧傷身

話說益壽堂裏的呂老闖，把乞丐兩隻小腿上的膿血，揩抹乾淨後，又替他敷好抽膿消毒散，帖上膏藥，那乞丐爲什麼流淚大喊呢？原來他是感激涕零，所以大聲稱謝哩！當時呂老闖便把這乞丐留在舖裏，每日替他醫治足瘡，不上半月，居然痂落肌生，完全痊好。呂老闖又贈送他二千大錢，教他出去做些小本生意，又勉勵他勤

儉誠實，等許多好話。那乞丐受了錢，背在肩上，稱謝而去。不意他纔走出舖外一瞥眼，便不見了。衆人大爲奇異，猶以爲他足瘡已愈，所以走得快些，後來看見賬桌上二千大錢，宛然存在。把錢拏過，又見錢下壓著一張黃紙，上面寫了許多草書。是「我本神仙，喬裝乞食。呂老善人，授以仁術。竹杖雖微，可調藥石。子孫永寶，年延壽益。」衆人愈加驚駭萬狀，目瞪口呆了好一回，方才一齊跪在檐下，拜謝神仙。拜罷起來，趕忙找著神仙遺下的竹杖來，供在財神堂上。次日，備了幾桌酒菜，邀請同業中幾位老闊經理到來，以這事告知他們。當著衆人，先試神仙的寶杖，堂上設著神座，把寶杖供在上面，堂的中央，煎了一大鍋藥膏，呂老闊戴了紅纓帽，穿了蜜色緞團龍花紋的開袴袍子，外罩一件紅青緞外套。恭恭敬敬的向神座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雙手取下寶杖來，向鍋裏插下，只覺得一縷清香，觸人鼻管。復把這寶杖，將藥膏調得均勻。頓覺異香滿室，衆客人有企慕呂老闊的，有妒忌呂老闊的，客人在那裏轉各人的念頭，面子上自然沒有一個不恭維呂老闊。說是什麼一天

「祐善人」又是什麼「作善降祥」的一套好話。那呂老闖更是開著笑口，合不攏來。於是大家入座，暢飲一回，各自散去。這雖是無稽之談，可是從此以後，那呂益壽堂的膏藥，就便四遠馳名起來，直至現今，仍舊生意非常興隆哩！閒話休絮，當時魏彪便懷著膏藥，一徑來到呂益壽堂，拏出膏藥來，對該舖夥友道：「這膏藥是寶號出售嗎？」夥計接著一看，說：「先生！這膏藥是冒牌貨，你從那裏買來的？請你告訴我，我好和他辦個交涉。」魏彪說：「何以見得是冒牌呢？」夥計說：「你儘管把冒牌的店舖經理，一一指出，我們做舖裏自有薄酬。」魏彪見他所問非所答，心裏不覺好笑，便答道：「我是寧波買來的，你的冒牌證據呢？」那夥計便把藥箱裏的膏藥，取出幾個來，指著向魏彪道：「我們膏藥上面，『呂益壽堂虔製麝香膏藥』十個字，是有些模模糊糊，不甚清楚的。你的膏藥，不是非常明白嗎？那裏會不是假冒呢？」魏彪把兩個膏藥，比較一下，果然大不相同。便對夥計說：「不差！我的膏藥是冒牌貨，但是你也不必追究是誰冒你們的牌號，老實對我說：我是個偵探。這個膏藥，關係一種極大的案子，近時正

在查緝，等到將來水落石出，關於冒牌的事情，自然也沒有再會發生的了。所以我教你不要聲張。要不然，反於我的探案有礙。夥計聽他這樣說，也就無語。你道呂益壽堂是個有名藥舖，怎麼他商標的字迹，會模模糊糊呢？原來中國商店的舊習慣，越是老店，他的商標，越不肯更新。以表明他是開設百年，或幾十年的證據。不像新式企業的商標，或用玻璃版印成，或用五彩石印，種種花樣，美麗非常。這是心理上各有不同，也可以不去管他。且說魏彪向夥計買了一個同樣大小的膏藥，走出呂益壽堂，一徑來到高秋圃家，却好焦得魁也在那裏。魏彪拿出兩個膏藥來，給兩人看過，並將從前經過情形，告訴兩人。又說：這販子既然冒充益壽堂牌號，可知他們在上海，必有個秘密製造的機關，說不定，也有零賣於本埠的。我想教無錫老大和伍陸千萬一班人，到各處的旅館，各處的妓院，留心察訪。遇到帶有這種冒牌膏藥的人，必要詳細盤問一回。或竟把他捉他官所裏，再去追究他，想來終有一個水落石出的時候。高秋圃說也好！我看輪船碼頭，和火車站裏的弟兄們，也要去通知一

聲，或者竟有貼著呂益壽堂封條的貨物箱，公然運往外埠。教他們仔細檢查，不要放他過去。焦得魁也道：他們的秘密製造所，更要去勦滅盡淨，方才可算斬草除根哩！魏彪笑道：你又在那裏說呆話了，若果把販賣，或轉運的人，捕獲著幾個，自然可以把他的秘密製造所追究出來。不這樣，你到那裏去勦滅他呢？焦得魁也不覺笑了起來。三人商量妥當，然後通知無錫老大諸人，教他們分頭辦去，過了不多幾日，果然在某旅館，某妓院，獲到販賣這種假膏藥的多人。又在某火車站，獲著一個轉運這種假膏藥的人，並膏藥數箱。追出製造場所，一併解送法院究辦。做書的告罪了，上面說了一篇的說話，似乎這樁案子已經全結。究竟那假膏藥是什麼東西，諸公仍舊悶坐在葫蘆裏，不能明白，實在是對不起的很。不過做書的，曾經在上回書中說過，魏彪用牙籤挑了些膏藥裏面的藥膏，燻在火上，頓覺發出一種又黃又鬆的細細泡沫，同時又有一種特別的香味，自是春光已經洩漏。我想有幾位聰明的看書諸君，必定早已曉得那藥膏是鴉片烟膏的變相了。我恐怕也許有不

明瞭這裏面黑幕的人，待再來解釋一回吧。原來這班販賣烟膏的人，把鴉片烟煎得極濃極厚，攤在方布上，又蓋了藥舖圖章，假做膏藥的形式，隨便到什地方，可以公然取將出來，不必用那這帶夾手段，人家自然沒有一個不被他瞞過。這種狡猾的心思，若不是魏彪到處留意，細心查察，這樁案子，恐怕永永沒有破獲的日子哩！做書的做到這裏，忽然想到關於鴉片的幾樁事情，可以做談天的資料，特爲寫在下面。曾記得民國紀元前幾年時候，清朝的光緒皇帝，下了一道上諭，要把鴉片烟土，限十年禁絕，當時倒也雷厲風行的非常嚴緊，別的地方，且不去說他。單講上海城裏，看去似乎已經禁得完全盡絕。什麼土號啊，烟膏店啊，烟館啊，走到市街上去尋找尋找，簡直是一家都找不到的。可是租界上的烟土營業，仍舊可以任意開設店號。因爲租界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中國官吏，不敢出去干涉，所以南北異途，各辦各事，這也是專制時代的一種掩耳盜鈴的致策。再講中國地界的一般黑籍中人，見城裏沒有土買，沒有烟膏挑，自然走到租界裏去買了，挑了；偷偷兒的拿到城

裏，藏匿在秘密室裏偷吸。一般禁烟局的檢查員，要想查著幾個，實在非常困難，所以半年裏面，被他們查著的烟犯，簡直不上十個。有一天，小東門新開河的一帶，忽然擎著携帶煙土的人，有十四五個之多。並且從這一天起，每日必有所獲，人數總在十人，或二十人以上。一般煙鬼，頓時大起恐慌，你道檢查員，緝訪的本事，爲甚麼忽然靈變起來呢？因爲起初一班檢查員，都是讀書不成，學商未就，做工又沒有力氣，窮得連衣食都不齊全的一班飯桶。局長見他可憐，叫他來濫竽充數，那裏辦得出什麼成績來呢？後來局長見他們真正不能再敷衍下去，所以另換一班偵探界的朋友，來充這個職務。那新檢查員就職以後，便大家想了一個法子，派遣多人，分做兩起：一起到租界上各處土號，烟膏店門口候著。手中暗暗擎著一個小孩遊戲用的小水箭，水箭是用一個小玻璃管做的，下面連著一個橡皮袋，袋裏灌了些石灰水。用時，把皮袋一捏，袋裏的水，受他壓力，便從玻璃管裏射出，看見有人從土號，或烟膏店裏出來，便把水箭一捏，將水射在他的衣角上，做個標記。一走到中外交

界的地方。捕人看見有朝南的行人，衣角上有石灰痕迹的，即便拘去，所以這幾天裏，拏著烟鬼，實在不少。還有一樁，是我同鄉的事。三十多年前，我的胞兄從日本趁了什麼丸回國，船裏遇著一個姓張的同鄉，兩人談談說說，倒也不覺得寂寞。後來胞兄問他在日本有幾年了？做了什麼工作？想來總是得意的。姓張的道：得意是算不來的，不過去了十六年，總算積蓄得三五千洋錢。講到工作，說也慚愧。告訴你，恐怕你還不肯相信。我自從到了日本，纔一登岸，便被警察拏去，關在監牢裏，嘗那鐵窗風味。直到現在，方才刑期滿足，驅逐返國。不但沒有甚麼工作做出來，並且日本的道路，除輪船碼頭到警察所；警察所到法院；法院監牢；這幾條之外，簡直一處沒有到過。你道可笑不可笑呢！原來這姓張的是個縫工，素來染有烟霞癖的。因為家鄉生意不好，帶了行李和些烟膏，來到日本。投奔一個在橫濱開設洋裝公司的同鄉，找些吃飯的生活。不料一到輪船碼頭，便被警察在衣袋裏搜出幾個烟泡來。日本烟禁，本來極為嚴厲，凡吸食鴉片的，處以十六年以下，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法官見姓張的是個支那人，當然判他十六年滿足的監禁。可是他監獄裏的規則很好。無論什麼犯人，在監裏的時候依各人的技能，每日必須有所工作，工資一樣照給。並且代爲儲蓄，按時揭算利息。等到刑期終了，便出獄時，連本帶利，如數交付犯人。那姓張的本來是個縫工好手，初入獄時，因爲鴉片烟癮未斷，每日眼淚鼻涕，好像生了什麼重病，不能工作，後來鴉片烟癮也餓斷了，身體也強健了，心思也養得靜靜了，每日勤勤力力的做工，一天也不脫空。每天工資，少說些，以五角計算。積了十六年，又加上復利。不是有三五千元洋錢了嗎！閒話休說。且講魏彪自從奉化歸來之後，連日辦那金龍大王案，鴉片膏藥案，真是刻無暇晷。所以在上海的故交，除了齊嵐光，和幾個同事之外，一個也沒有遇見過。近來略爲空閒，遂坐了自由車，先到方嘯海家和方嘯海談了些甯波風景。嘯海本來是慈谿人，當然對於甯波掌故，極爲熟悉。什麼鄞縣的天童寺，育王寺啊；慈谿的慈湖，清道觀啊；鎮海的招寶山，瑞巖寺啊；奉化的雪竇啊；定海的普陀啊；像數家珍的一般，說了一大套。魏彪聽

了頗覺有趣，說：可惜我職務在身，不能夠到這幾處好地方，去徧遊一趟，實在是件恨事。方嘯海說：你果然有空閑工夫，再到寧波去作長時間的旅行，我一定陪你同去，別的不能夠供獻，那做向導的義務，我是可以勉強担任的。魏彪說：那是再好沒有，將來一定奉屈，兩人又談了一回，魏彪辭別出來，又到符介士的公館來。走到門口，跳下自由車，方才進門，驟見裏面許多人，交頭接耳的，不知議論些什麼。見魏彪進來，方才各自走開。魏彪也不去管他。一直走到符介士的書房。介士正好在那裏搖電話。一見魏彪，便搖斷了電話，說：那有這種湊巧的事，我正要搖電話來請你，你却不要請自來，正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哩！請坐，請坐。魏彪遂坐了下來，一面說：你要招我，又有甚麼事情，要費我腦力嗎？符介士說：不差，說著遞過一枝雪茄烟，又擦了一枝火柴。魏彪接來就吸。符介士又說道：我家忽發生一件竊案，這案子，倒也離奇。今日內人要出去應酬，所以把些貴重首飾取出來，放在梳妝臺上。約九點鐘時候，一個梳頭娘姨來，替內人梳頭，這時內人正在洗臉，教她略等一等。那梳頭娘姨，聞

著無事，便把首飾賞鑒一回，又把我所養的小哈叭狗，調弄著，喂牠些牛肉。過了一回，內人臉已洗畢。她便替內人梳頭。梳好之後，內人要揀幾件首飾需用，檢點首飾盒裏，竟少了一個紅寶石的戒子。這時房間裏，除內人和梳頭娘姨之外，只有一個老娘姨進來過一趟。這老娘姨，又是在我家多年，斷斷沒有嫌疑的，所以大家都疑心這梳頭娘姨所爲。可是這梳頭娘姨，也非常識相。她說：這樁事，別人倒沒有什麼我的嫌疑，却是極重。現在到要洗拭清楚纔好！不這樣，我的名聲一壞，那裏還可以去吃百家飯呢？好在座中都是女人，天氣又不甚大冷，我且脫了衣裳，請太太搜查。說著，果然把上衣脫下，出著上體。又把衣裳翻了轉來，教內人看過。又要把裏衣脫卸下來。內人急忙阻止，梳頭娘姨也便不脫了。這時，老娘姨忽發慧性，走近身去，竟把她渾身亂摸一回，的確沒有戒子所在。梳頭娘姨方才穿好衣裳，對內人說：這樁事，是要請太太替我向各處表明。我們窮苦人，名譽是要緊的。說罷，也便辭別而去。魏彪說：這戒子是的確藏在首飾盒裏，不會記差嗎？介士道：內人拏出來

的時候，曾經檢點過，是不會差的。魏彪說：這只小哈吧狗在那裏，介士道：自梳頭娘姨走後，不多時，這狗忽然像發狂一般，顛越一回，竟是死了。現在這死狗還沒有拋棄哩！魏彪叫把死狗拏來，週身察看一回，見牠口角流出許多白沫，必是中毒死的。遂索取小刀一柄，用解割法，把狗腹破開，狗胃裏，紅寶石戒子，頓時出現。胃裏又有些未消化的碎牛肉，和一些黑色黏液。細細視察，乃知確是鴉片。魏彪說：這玄虛一定是梳頭娘姨弄的。她賞鑿首飾的時候，便把戒子暗暗拏在手裏。喂狗時，再把戒子，烟土，和牛肉，前後塞進牠肚裏。又復自己脫去衣服，表明心迹。等到小狗死了，再想法子，在狗腹裏去取出戒子。現在可叫車夫，把這死狗拏到黃浦江裏去拋棄了，我便暗暗地跟著他走，自然是有結果的。介士依他辦理，後來車夫故意把死狗拋在黃浦江邊。不多時，果然有一男子，便來打撈死狗。魏彪把他拏住，追究起來，果然是和梳頭娘姨通同一氣的竊賊。正是。

飯牛總是欺人術

屠狗方將完璧歸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鬼影憧憧官僚喪膽 柔情款款電學家勞心

話說魏彪自破了『紅寶石案』以後，足足有兩月沒有事做，頗有髀肉復生之感。有一天上午九點鐘，魏彪口裏含了一支雪茄煙，躺在沙發上，突然對他的老友焦得魁道：『我想這事很不確呀！說時，目光灼灼，疑視焦得魁。』焦得魁心裏自念：『魏彪這道眼光，真是和X光綫一般，我和他是自家人，尙且見而生畏，自然爲奸作歹的盜賊，一見了他眼光，好像耗子見了貓兒似的，要露出馬腳來了。』焦得魁心中納罕，口裏說道：『這件事千真萬確，我是目睹的，難道可和耳聞的相比。』昨天晚飯後，我和林蕉客坐在會客室閒談，他的妻子令椒女士也坐在沙發上讀小說。這時廳外，忽然鬼嘯數聲，其聲淒厲，我雖然膽壯，這時也毛髮直豎。室中頓時寂然，我們的呼吸聲和時辰鐘的擺動聲，倒非常清晰。我見廳外月色較潔，頗覺可愛，正在滿室寂靜的時候，瞥見玻璃廳外面，有幾個黑影，憧憧往來，似乎來瞰我們室內的靜動。我記得廿

幾年前，滬西戈登路一帶，還是邱壘遍地，蓬蒿沒徑。非常荒僻。有一天晚上，從邱壘裏，跳出一個僵屍來，嚇得路人屁滾尿流，拼命亂逃；後來在日中打開棺木，果見一個女屍，面色如生，指爪長到尺許，用火焚燬的時候，便吱吱地叫起來，臭氣遠聞數里之遙，從此僵屍遂絕。這件事，你終還記得來的。像你在湖安鄉間遇着的鬼神，原是強盜假扮的；我昨夜在林蕉客那裏所見的，確是真鬼咧。比如南京路大慶里某伶家的鬧狐狸；法租界某俄人家裏的魔鬼作祟，也是實事。你是不信有鬼論的，試問我昨夜所遇見的，是怎樣呢？那時魏彪從沙發上起來，一壁狂吸雪茄，一壁蹀躞室中，似乎焦得魁的話，一些兒沒有聽聞。只見他口裏縷縷地噴吐白烟，裏裏直上，結成了許多螺旋形。魏彪隨了白烟，目光徐徐地移到天花板上，似乎天花板上，列有深奧的算術，久久不得其解一般。忽然高聲呼焦得魁道：焦兄！你不是從法國公園來的麼？焦得魁道：你那裏知道？魏彪道：大概你在清晨五六點鐘出門，經過許多花木的地方，來這裏瞧我。你沒有曉得你戴的草帽，曉露滴滴，如珍珠一般的綴

着；你手裏的杖，還帶了許多泥痕，地毯早已報告我了。你匆匆游覽法國公園的時候，俯了首疾行，不想防高處有許多樹葉，拂拭你的帽兒，自然露珠滴滴，爲珍珠般沾染了。法國公園和你的府上很近，你往常不是說過，常去白相麼？大概你受了驚駭，夜裏便害了失眠，所以清早起來，到法國公園去吸吸新鮮的空氣。你又喜歡步行，不喜歡坐車，所以手杖上的泥跡是很多了。不過你說的林蕉客家裏的鬧鬼，我想這事，總有些不確吧。焦得魁笑道：你的偵探本領，固然我所佩服。可是林蕉客家裏的鬧鬼，委實是千真萬確的事，你還要持無鬼論，真是藐視了。宇宙間一切的神闕，我們不妨仔細地去研究一下子罷！魏彪領首道：那末再好沒有了；我這幾天，正恨髒肉復生咧！魏焦二人，上了街車，一直投到林蕉客家而來。原來蕉客是一位退隱的官僚，當年在政治舞台上，出過很大的風頭，所以刮下了民脂民膏，委實大有可觀，便在上海福開森路，最幽靜的地方，買了一所住宅，美輪美奐，十分精緻，屋後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古木參天，繁花如錦，旁邊還有一塊草地，做了網球場。平日，蕉

客和他的夫人令椒女士跑跑跳舞場，瞧瞧影戲。有時夕陽西下，晚風送爽，他們二人在草地上打打網球，彈彈鋼琴，確是海上寓公中的一個浪漫者。不料近來家裏鬧起鬼來，弄得雞犬不寧，咄咄稱奇。蕉客自思：也許當時得勢的時候，做了軍閥的參謀長，妄動于戈，荼毒生靈，造了不少的孽，所以有冤魂未散，要來作祟。又想自己的妻子，本是老友鄧林士的姨太太，後來愛上了我，我用了許多心計，拿鄧林士加了通敵的罪名，生生地鎗斃了，自然她嫁了過來，做了太太。這幾天我常常見着鬼影，也許是鄧林士的冤魂未散罷。想到這裏，心中十分害怕。忽然僕人來報，說有二位客人，要見主人，隨即呈上名刺。蕉客見是焦得魁與魏彪二人，忙請了進來。這時已經暮色蒼冥，室中電燈大明。焦魏二人見了蕉客，分賓主坐下。蕉客便將宅中鬧鬼事，詳細地告訴了魏彪，請他仔細研究。魏彪方欲動問，一個僕人岔息奔入道：大菜間裏又起火了，主人怎樣辦呢？二人忙跟了蕉客出來，進了大菜間，瞧見沙發上尚有綠色火燄，煖然燒着，幸喜沒多時，也便自熄。蕉客皺着雙眉道：這不是鬼

火麼？家門不幸，鬼魅作祟；這幾天中，臥室、大菜間、浴間、廚房，沒一處不起火，這不是一樁奇事麼？最奇的，月白風清之夜，往往見着鬼形；雨絲風片之夕，往往聽得鬼叫，嚇得我神志恍惚，心中不寧。晚上偶一闔眼，便見猙獰惡鬼，獠牙舞爪，若來攫人；我本來不信鬼的，到如今弄得啞口無言了。這時他的夫人也走入大菜間裏來，魏彪瞧他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估量她的年紀，不過荳蔻年華，不像蕉客的夫人，很像蕉客的女兒。蕉客便和妻子介紹了魏彪，說他是大偵探家，我家的事情，也許他們有高見呢。令椒女士輕抿櫻唇一笑道：「我家有鬼出現，大偵探那裏辦得來，也許去請張天師鍾進士出來，纔有辦法吧。」說着，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去。魏彪道：「請問夫人，也有所見否？」令椒女士道：「儂見過鬼影三次了，都在這裏後面的花園中；往往聽見鬼嘯幾聲，便見猙獰露牙的鬼，憧憧而來，似乎要破這玻璃進來似的；儂和外子都驚駭失措，幸而焦得魁君開了許多電燈，室中頓然大明，他又拔出手鎗，向花園裏開了幾鎗，那惡鬼又長嘯了數聲，便不見了。焦得魁道：這是的確的情形，我也非常詫

異，難道宇宙之大，真有鬼神麼？魏彪笑道：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我們中國人，本來迷信心，印鑄在腦海裏是很深的。再有一般好事的小說家，做了許多筆記志異，談鬼說狐，大概多屬寓言，那裏可以相信呢。令椒女士道：你們偵探小說的名作家科南達爾，十年前，還是拚命地來做什麼福爾摩斯偵探案；他老人家的宗旨，本要鼓勵英倫偵探界的努力；雖然海市蜃樓，也不可埋沒他老人家一片苦心，後來英皇贈他一個勳爵。不要說西人尊重小說家，委實歐美的小說家，不肯隨隨便便做些無聊的小說啊！聽說現下那位大偵探小說家科南達爾勳爵，已經不大做偵探小說，專做鬼神小說，竭力主張靈魂學說，和普通的神怪小說，別開蹊徑。可知鬼神一事，不是烏有的啊。魏彪道：本來歐人是奉信神教的，素來不信有鬼。據說：現在歐美各國，發起了什麼『鬼學會』，Yehological-Society 專研究心理交通，靈魂學，催眠術等等，用哲學的眼光，去探究幽明之理，不如我國的什麼搜神記，十洲記，列仙傳，洞冥記，齊諧之類，海闊天空，荒誕無稽呀。四人談談說說，唯有主人林

蕉客總是形容憔悴，面有重憂，不像令椒女士的從容自若。魏焦二人，跟了令椒女士，出了大菜間，蕉客說身上發熱，自去安息，令他的妻子，引了二人，到花圃中去偵索一回。二人見花圃中，花木葱茏，有古松幾株，遠瞧去很像鬼魅離立突髻之狀。有一很大的噴水池，白練滔滔直上，濺沫如珠，灌溉地上，所以花木越發蔥蘢了。魏焦二人，一壁欣賞園中景色，一壁喃喃自語道：這裏難道便是鬼窟麼？我們三十年老娘，不要倒紮了嬰兒不成！正在各自納罕的時候，忽然假山縫裏，閃出來一個虬髯姦姦的怪客，伸出一個蒲扇般生毛的大掌，攔住去路道：你們來這裏怎麼樣？令椒女士不覺嚇了一跳，玉容失色，說不出話來。魏焦二人，忙過來笑對令椒女士介紹道：這位便是我們老師高秋圃先生，不曉得幾時到這裏來，有失恭迓了。高秋圃攔着美髯道：蕉客先生，昨天有信寄我，要我來辦這件鬼案，不道二位老弟已先到了。這位便是蕉客夫人麼？多多失敬了！令椒女士便引了三人，到茅亭中小憩，重述了一番鬧鬼的事。高秋圃心裏非常納罕，便對諸人道：三四年前，四馬路某店裏，也鬧

了一場鬼戲，但沒有如此厲害罷了！當下三人又談些進行偵探的方法，不覺時光已不早了！高秋圃道：此刻已經十一點了，我們明天再來偵查罷！魏焦二人，跟了高秋圃出來，跳上徐家匯來的電車，各自歸去。一宿無話。第二天上午十點鐘，高秋圃帶了魏焦二人，到得蕉客家。蕉客因爲身子不舒，又令他的妻子，伴同偵索。高秋圃因想起從前當警察廳司法科長的時候，有一次翰訊罪犯，一個謀人害命的大盜，竟然鬼魂附身，自己琅琅地供了出來；已經做了一篇紀實，登在了葆真先生編的佛學撮要裏面，去勸世人不要作姦犯科。因爲自己親眼瞧見這種鬼魂附身的事，所以對於蕉客家的鬧鬼，便親自出馬，來研究鬼神之有無，不覺興趣盎然，也不顧自己年高法劬，是偵探界的老前輩了。高秋圃等走入大菜室，見北面有牕，正對花園，心忖鬼嘯何以常在此室，鬼影何以常在花園，心中很爲疑惑。只見魏彪這時，奔走蹲伏十分忙碌，忽然仰着頸子，不住地掀動鼻兒，其舉動，和田野中出獵時的狗，一般無二。焦得魁躺在沙發上，狂吸雪茄，嘿然而思。高秋圃箕踞火爐旁邊，不知找

尋什麼。忽然又疊起了桌椅，一躍揉登而上，東瞧西望，不知爲些什麼。焦得魁也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似乎有一物，塞入袋裏去。魏彪眼快，已爲所見，也不聲張。三人正在忙碌的時候，突然屋上承塵的地方，又起了幾聲鬼嘯。高秋圃側着耳朵聽去，似乎發聲在煙囪部分，不覺暗暗點頭。魏焦二人，也聞着鬼嘯，令椒女士，也聽得鬼嘯，照普通心理，婦女胆子最小，一聞了這種聲音，必然驚懼！可是她雖是撫胸拍肚，那嬌柔造作的神情，却不期而然的流露出來，這種神情，瞞得過別人，却如何瞞過那幾位精明幹練的大偵探呢？當時高秋圃正忙着察看承塵，無暇及此，那魏彪眼快，早已瞧着，心中就是一動！嘴裏却七搭八搭的說道：好大膽的鬼子，竟敢在衆人面前狂叫，真是無法無天了！此時高秋圃視察承塵已畢，躡身躍下，一路望着牆壁，直奔花園而來，直到石堆跟首，俯身下去，仔細偵察，恍然如有所得，隔了半小時之後，又來到大餐室裏，和衆人談了些不相干的話，不久就辭別出來，回到魏彪家中坐定。高秋圃開口問道：兩位老弟，可有甚麼發現和意見？此時焦得魁並無所得，魏彪

就將剛才見令椒女士神情不對的一番話，說了出來，秋圃不住的點頭道：不錯不錯；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撈出一件東西來，原來是一個銀角，他指着銀角兒說道：這東西就是鬼子，原來有人在各室安置了角兒，用銅絲貫串，通了電流，如同輪船上的汽笛一般，但不用手拉，只要何處銅絲受了強烈的震動，那一間室中的銀角兒，就會發聲；至于這種工程，必非短時間所能臆事，其間必定經多數天的布置。那一位令椒女士，又顯出一味的假意，照此推想，此事一定只嚇蕉客一人。其間作用，顯然可知，老夫配少婦，確非人生的幸福！況且這一位令椒女士的來歷，很不正當；她既非名媒正娶，也不是姘婦小星。她原是蕉客友人鄧士林的姨太太，後來被蕉客愛上了！便將鄧士林誣了通敵的罪名害死，把她強佔了的。你們想：她這樣一個瓊雕玉琢般的青春少婦，跟着這麼一個形如鬼魅的老槍，心裏如何願意！據我看來，此事的內容，不外是一幕愛情劇罷了！只不知對方是誰？明天就去調查一個明白，此案就可以結束了！當下又談了些別的事情，各自分手。過了幾天，果然被他們

探到：原在令椒女士，果真有一個情人，那情人是個電汽學家，姓王名德森，豐才玉貌，委實是個濁世佳公子，莫怪令椒女士一心向着他了。高秋圃得了這一個消息之後，便去招令椒女士到家談話：令椒女士果然如期而至。高秋圃讓她坐了！便道：府上鬧鬼的事，我們已探聽明白，原來是假裝的女士；你也不必瞞我們，須知我們對於此事，也很能原諒你的。你自和王德森先生戀愛之後，便覺得林先生礙眼，欲待脫離他去，又不肯損失那一筆遺產；欲待害死他，又恐怕事情穿破；故設下了這裝鬼的計策，想使他驚恐而死，既不落痕迹，又可承繼遺產，然後再和王先生正式同居，那才一舉兩得。女士：如今事情已經明白了！我忠告你，如其不願跟姓林的，還是光明些及早離婚；如其捨不得那遺產，就該和王先生斷絕。以前的事，我們認爲是思想錯誤，不必深究；若以你們不聽忠告，依然鬧神鬧鬼，須知法律是不能寬恕你們的。這一番話，說得令椒女士幾乎哭了出來，一言不發，只呆望着高秋圃，好似希望他援救的一般。高秋圃等見了這種可憐的神情，又不免安慰她幾句；她才含

淚稱謝而去。一方面又寫了一封信給蕉客謝絕了他；信中有「如能閉閣放姬，鬼魅自然絕迹」等話，蕉客看了，心中明白，便分一半資產給令椒女士，叫她自己去擇配，這重小小公案，也不了而了了。中國人納妾和領童養媳的兩件事，本來是情理之外，而慘無人道的，以上一件事，她們還有抵抗的思想，像後面那童養媳的一件事，受盡磨折，而沒有抵抗能力的，更是苦不堪言呢！正是

婚姻買賣無人道 苦海翻騰起惡波

欲知那童養媳受苦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浪蕩子引誘薄命女 狠心婦虐待可憐蟲

話說浦東有一家姓孟，母子兩人。子名孝兒，母仇氏。小家出身，素性淫蕩，小時便姘識同縣裏一個土豪，名叫烏金人。仇氏自從嫁到孟家，丈夫經紀出身，相貌又生得醜陋異常，怎地會中他的心意呢？所以和烏金人仍舊藕斷絲連，陳倉暗度，非止一日。後來到孝兒十一二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竟無疾而終，當時里巷裏面，沸沸揚揚，

頗有說孝兒的父親，死得曖昧可疑，未必不和仇氏和烏金人沒有特別關係。但是事無左證，又畏烏金人的勢力，那一個肯管他的閒事。那烏氏一發膽大起來，和烏金人往來，愈加密切。又過了幾年，孝兒已經長成，仇氏替他領一個童養媳蘇氏，少孝兒十歲。這年正好十二歲。雖是小家碧玉，却生得嬌小玲瓏，風姿綽約。而且性情貞嫻，對於舊禮教的所謂孝、友、貞、節，極其講究。所以入門以來，服侍仇氏，孝順非常。井臼操作，辛苦無怨。第二年春間，孝兒約了幾個夥友，同往舟山洋面，捕捉洋生。一去又是兩年，沒有信息來家。蘇氏心中，雖然幽鬱，但終不肯稍露形色。那烏金人後來見仇氏雖然風騷，究竟年紀漸漸老，大有些嫌惡起來。本來要和她脫離關係，因為日常看見蘇氏，雪一般的肌膚，楊柳一般的腰肢；雖然蓬頭粗服，却生得玉骨冰肌。心裏早已不懷好意，所以對於仇氏，縱存嫌棄的心思，而往來的蹤跡，反轉加密。這就教做醉翁之意不在酒哩！烏金人每次來到孟家，見了蘇氏，不是浮言浪語的挑撥她，便是做眉作眼的引逗她，蘇氏總是正眼不去看他。有一天，仇氏不在

家裏，蘇氏正好坐在檐下編製草帽，烏金人走了進來，手裏擎著一瓶廣生行花露水，一罐夏士蓮雪花膏，賊禿嘻嘻的走近蘇氏的身旁，把她肩頭輕輕一拍，說：「好妮子！我買了兩樣好物事來，送給你。」說著，擎了花露水，把手一揚，說：「這東西灑在衣服上，和被褥上，香噴噴的，非常有趣。」又擎著雪花膏，送到她的面前，說：「這是外國帶來的雪花粉，搽在你又白又嫩的臉兒上，正是人人都愛的。不像你婆婆，年紀老了，面皮又黃，一身胖胖的肥肉，好像母猪一般。若把這好東西搽在她的面上，好比爛泥牆上刷了白粉，愈加顯得醜態畢露。我若不爲了你，早早和她脫離關係了。好妮子，你也要可憐我些，你若肯依了我，我是……」說到這裏，竟其動手動腳起來，蘇氏起初只是低著頭，蹙著眉，一言不發。到了這時，知道事已緊急，再不逃避，他果然蠻做起來，我又小氣薄力，不能和他抵抗，只得立起身來，含著一胞眼淚，急急忙忙往外便跑。方才跑到門口，却好仇氏提著一隻竹籃，籃裏盛著好些小菜，一個玻璃酒瓶，一個米醋瓶，走來。兩不顧著，撞個滿懷，蘇氏仰面一交，跌在地下。仇氏立不住腳，把

一個肥碩的身軀，也伏在蘇氏身上，一籃小菜，狼籍滿地，兩個玻璃瓶，橫七豎八的，一片，一片，碎在蘇氏身畔；酒和醋，流過去，濕著蘇氏衣裳一大塊，烏金人拍手大笑。仇氏說：你不扶我起來。還在那裏笑什麼！烏金人果然走近身去，用兩手，把仇氏又粗又大的臂膊捧著，用盡平生之力，拖了起來。可是仇氏身軀，足足有一百三四十多斤重，烏金人又是淘虛身體的人，能有多少氣力，纔把仇氏扶起一半，一脫手，早又跌了下去。這時蘇氏已從仇氏身下爬起，遂即幫同烏金人，把仇氏慢慢扶起，一拐一蹶的，走進裏面，坐在椅上，鐵青著面孔，直著喉嚨，喊道：小娘鬼！走來！蘇氏雖是怕她，又不敢不走上前去，只得躡手躡腳的，站在仇氏面前，渾身打戰。仇是接著道：你不在裏家，把草帽趕緊編好，東奔西走，闖你娘的什麼說著，舉起巨靈的手掌，拍拍的把蘇氏面頰上，打了幾下。可憐蘇氏粉嫩的肌肉，只打得稜稜青紫。仇氏東瞧西望，似乎要尋什麼像貨，再去毒打蘇氏。烏金人看了，有些憐惜的意思，對仇氏道：這事是我不好，無關她的事。她本來好好坐著，在那裏編草帽，我見你不在家裏，教

她到門外瞧着瞧着。她纔放了手，急急忙忙奔將出去，不料你正好回來。說着用一雙鼠眼，瞟了仇氏一瞟。仇氏會意，說是恁地，倒也罷了，只是滿滿一籃小菜和酒，米醋，我是預備在我家午飯的，現今被她糟蹋了，豈不可惜！烏金人笑道：這些小數，值得什麼。便在衣袋裏拿出一張十元鈔票來，遞與蘇氏說：你把衣服換下來，到市街上另外去買些酒菜。多下的錢，你愛甚麼衣料，隨便剪一套來。總算是我賠償你方才弄壞的衣服。如若洋錢不夠，儘可到這裏來拏。蘇氏不敢便接，看着仇氏，只是不動身。仇氏惡聲惡氣的罵道：你魂靈透了頂了嗎？教你去買，你便去買，做嘴做臉的，裝什麼呆鳥。蘇氏不敢做聲，走進房間裏，換了衣服，又到廚房裏，倒了一盆臉水，絞乾毛巾，送給仇氏揩臉。仇氏揩畢，自己也絞一把，向臉上抹了一抹，只覺得火刺刺地，疼痛異常。又不敢呻吟，倒了臉水，又把地上小菜和碎瓶，用掃帚掃去，然後提著竹籃，另拏兩隻玻璃瓶，懷了鈔票，委委曲曲的走到街上去了。且說烏金人見蘇氏已走，便笑嘻嘻對仇氏說：你有沒有跌傷，大炮不架在炮臺上，却爲什麼放到

家裏來呢？你早不回來，遲不回來，人家費了多少脣舌，方才有些意思，你偏生在這時候闖進門來，衝破人家好事，你打算用什麼來賠償我？仇氏說：我早料到，我不在家，你必定又鬼鬼祟祟的做那不正經事情。可是你說有些意思，我是斷斷不相信，這小娘鬼，迂腐拘執的性情，我是知道的。你要引誘她，決無這樣省力，究竟方纔是怎樣情形，你可從直告訴我，不然，要想我帮你的忙，是萬萬做不到的。烏金人把舌頭一伸，說：好利害的諸葛亮。果然被你猜著了，方纔我用百般言語，去引逗她，她總歸報答你一百個不開口。後來我真正情急了，意欲放出些手段來，她便立起身子就跑。這是怎樣是好？總要請你替我想個完全法子纔好哩！仇氏道：我早對你說過這種事，是心急不來的。只要你有良心，不忘記我。我總當爲你想法子。今天不成，便是明天。這月不成，便是那月。一年，一年，過下去。包你有稱心如意的日子！烏金人說：照你這樣遠水救不來近火的說話，過了十年，二十年，不但我要到老娘家裏去，便是那小妮子，也變成白髮蒼蒼的老婆婆了，還有甚麼意思呢？仇氏笑道：你總是

纏七纏八的吵勿清爽人家不答應你幫忙，你就板著面孔，裝鬼臉。答應你幫忙，你又扯開布叉袋，說箇不休。你有好法子，自家去想，我不來管你，也就罷了。烏金人笑道：好人，不要生氣，我靜靜等你就是了。兩人正講得熱鬧，那蘇氏却買得酒菜回來，請仇氏看過，仇氏見是一把青菜，兩個雞蛋，半斤來肉，一截鮮魚，一箸斗河蝦。陳酒米醋俱全。看罷，點點頭，說：拏進廚房裏去，煮好了，先請你爺吃酒，你可再去燒飯。蘇氏應著，一面放著竹籃，向衣袋裏拏出一張五元鈔票，三元現洋，四個雙毫，十二個銅元，交把仇氏，說：這是用贖的，請婆婆收下。烏金人這時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說：我教你剪套衣料，你如何不買了回來。難不成市街上沒有中你意的綢緞布疋嗎？蘇氏好像沒有聽見，提著籃，一經到廚房裏去了。烏金人伸伸舌頭，低聲道：這妮子真難侍候。仇氏把鈔票，洋錢，角子，銅元，向袋裏一塞。也輕輕的對烏金人道：我教你不要多說話，你偏要嘵嘵不休的，我準定不管了。烏金人又縮著頸項，說：不敢，不敢。看書的諸公，大凡一個婦人，別的事情還可以勉強，獨有一個妒字，無論如何，是不

能磨滅的。若在大家閨閫，或有爲舊禮教所束縛，硬把他妒心按納下來，不露形跡。惟有一般小家婦女，自己每日在外面弔膀子，軋餅頭，好像家常便飯，一些沒有顧到羞恥。偶然她的本夫，或者情人，在外面勾搭別人，另有相好，便頓時醋海裏，要翻起絕大的波浪，這是心理學裏，一個一定的公例。現在孟仇氏不嫉妒烏金人弔她媳婦的膀子，反正情願，肯替她拉皮條，難道她的度量，和布袋和尚差不多，能夠逆來順受的嗎？恐怕天壤間，沒有這種奇事哩！因爲她知道自己年老色衰，若果不依烏金人的心，他必從此絕跡。所以不能不遷就他，也是出於無奈。閑話休說，當下蘇氏煮好小菜，搬出來，擺在桌上，又拏兩付杯筷，放在烏金人，和仇氏面前，自己再到廚房，淘米，煮飯，坐在灶前，一面生火，一面心裏自思道：我的身世，爲什麼這樣苦惱，從小沒了爺娘，嫁到這裏，婆婆雖然狠惡，不時虐待我，他却當著親姊妹一般待我，我若受了委屈，他常常背著婆婆，暗地裏來安慰我。所以我縱然遭些磨折，將來正式結了婚，總希望有出頭的日子。不料他又一去舟山，三年多沒有信息。是生，

是死，不可預定。獨留我一個薄命人，住在家裏，究竟如何了局呢？婆婆，是名分有關，待我狠毒些，我如何可去怪她。最可惡，是姓烏的，他又不是我正式的爺，也時時來蹂躪我，更要做出那禽獸的行爲，我如何忍耐得住呢？蘇氏正淒淒涼涼的在那裏付心事，不提防外面仇氏大聲的喊道：小娘鬼！你的魂靈在那裏，飯燒焦了，還不得知。願來蘇氏只顧心裏懊惱，不知不覺的多燒了些些柴草，果真把飯燒得焦氣觸鼻。現在被仇氏喊醒，不覺吃了一驚，只嚇得渾身亂戰，眼淚真流下來。自己想想，這遭禍殃，又闖得正是不小。幸喜這時，仇氏正要用柔輦手段去牢籠她，便即輕描淡寫的罵了一場，總算了案。這晚，烏金人故意不宿在這裏。晚飯後，仇氏喚蘇氏來到自己房裏，叫她坐下，和顏悅色的對她道：小妮子，你的性情，不要這樣固執。你的爺送你許多好東西，又替你買衣料，是他愛你的一番好意，你偏板著面孔，一該不受，豈不弄得人家臉上，過不下去。就是他要你怎樣，怎樣，也是歡喜你的好情分，依了他，也沒有甚麼希罕。便是我！和你爺姘識的時候，年紀還小。直到現在，不久也有二

十多年了。別的，且不去說他，便是要什麼穿，戴，吃，用，沒有一樣，不是如心合意的。若果也像你這種古怪皮氣，不肯通融，怎能夠有這樣的適意呢？況且現今文明世界，一般男女學生，多半是贊成自由的，要結婚，便結婚。要離異，便離異。偶然有幾個拘執些的，必要被他們斥罵不開通。孝兒若在家裏呢！我也不來勸你。現在他到舟山去，已有三五年。一徑無信無息，多半是被大魚拖了去，在海龍王那裏，充當什麼差使哩！便是活在世上，你也何苦像那夏金桂，替薛大哥去守活寡呢？蘇氏起初聽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說話，雖然不敢和她辯駁，心裏是大大不以為然。後來聽到孝兒什麼死啊，活啊，真如利刃穿心，眼淚像雨一般流了下來。勉強忍住，對仇氏道：婆婆說話，却是不差。不過孝哥哥在舟山，總要希望他平安無事，我若依順了婆婆，將來他回來的時候，做媳婦的，什麼顏面對他呢？便是他！說到這裏，不覺眼圈兒一紅，接著說道：真死了，我便拋棄他的靈魂，去別尋戀愛，那末，更是狗彘不食的了。仇氏聽說，心裏不覺大怒，自思這小娘鬼，真是不中擡舉的獸子。本來要想頓時發作，轉

念一想，萬一事情決裂，又要受烏金人的埋怨，他若反面無情，竟從此一去不來，或者藉他強橫的勢力，蠻做起來，我怎樣吃得消呢？只得耐著氣，冷笑道：好個青年守志，可惜貞節牌坊，現在是沒有的了。若不然，高聳聳的建在街市上，倒也好看得很。正是

世上儘多淫毒婦 蓬門亦有志堅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小販有心不忘阿母 土豪無義怨煞妍頭

話說蘇氏聽了仇氏的話，那夜歸寢之後，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整整飲泣了一夜。睡到半夜，天公又下起雨來。窗前檐露，淅淅瀝瀝，響箇不休。天井裏，本來有株多年老槐，小鳥巢在枝上，這時禁不住雨水，也啁啾啾啾，發出一種悲哀的聲音，好像和蘇氏的泣聲相唱和。這種淒涼境界，正是天地爲愁哩！這裏蘇氏正在幽怨莫訴，那邊仇氏也倚在枕上，想那處治蘇氏的方法。自思那妮子這樣固執，烏金人又不肯放

鬆一步，正是教我左右做人難哩！要是用柔軟手段去勸導她呢？方才已經說得脣焦舌敝，結果仍是一無成效。用強硬手段去磨折她呢，奈這妮子，人緣很好，遠近鄰里，沒一個不說她生性貞嫻，討人憐愛。一定要出來干涉的。況且國民黨縣黨部，早已成立，萬一他們走到婦女協會裏去報告，說我什麼違反人道主義，把我拏去拘留，都說不定。這又不是，那又不好，教我怎地想法？思來想去，也是輾轉反側了一夜，不曾合眼。待至黎明，方才朦朧睡去。次日起來，已是十一點鐘有餘。梳洗後，吃些泡飯，坐在房間裏，獨自一個納悶。烏金人走了進來，和她切切喳喳的談了好久，但見兩人忽然繃繃眉頭，忽然嘻皮笑臉的，做出許多鬼臉。不知他們議論些什麼，且說魏彪因為焦得魁近日在霞飛路某醫院養病，前去望望他正好坐在病房裏和焦得魁閒談，忽聽得樓下普通病房裏，有人在那裏鬪口。一個說我的錢，是辛辛苦苦，費了多少唇舌，用了多少心思賺來的。你竟把我偷了去，還說是你自己的錢，我來冒認你的。小小年紀，這樣狠毒心腸，恐怕惡鬼，要來收拾你的。又聽一個小孩子聲

口說：我昨日進院來的時候，這錢本來藏在衣袋裏。後來晚間將睡時，方才藏在牀頭，茶房阿虎也看見的。又聽得一人說：他從衣袋裏摸出一包東西，放在牀頭，我的確看見的。不過是不是銅元，我可不詳細。那小孩子又說道：況且我若果真是偷你銅元，也要藏在秘密地方，豈肯放在顯而易見的牀頭嗎？老先生！凡事總有道理可講，動不動偷啊！賊啊！我年紀雖輕，在上海灘上，也做了一二年生意，名譽是要緊的。你且平心靜氣，在你自己的牀鋪裏搭連裏找尋找尋，或者找尋得著，也未可知。原來這醫院是含有慈善性質的，下層病房，專門預備貧苦同胞住院醫治，醫藥；住宿；不取分文。那兩個門口的，一個是瞎著雙目的算命先生。住在這裏，已有三四個禮拜。本來已經病愈，可以出院。但是他今日說是頭痛，明日說是腹脹，延挨著，終不肯去；一個是小孩子，是賣麻花油條兒的小販。昨日把食物賣完，提著籃兒，走過醫院門口，一不留心，被電車擦傷腿部，一時不能行走。正好被院長看見，便教看護一個提著竹籃，一個扶他進來。替他敷些藥膏，紮好綳布，說不要緊的，今晚住在這裏，明

朝便可出院。那孩子感激非常，自然安心睡覺。次日，醫生又教他到診治室裏，解去
綳布，另敷藥料。這時病房裏，只賸一個瞎先生，等到孩子從診治室裏回來，瞎子便
問他道：我有一包銅元，不見了。你這孩子，可曾看見？那孩子說：不曾。我怎地會拏你
銅元！瞎子說：這房間裏，只有你我兩人，不是你拏，還有誰呢？說著俯著身子，張著兩
手，摸索到小孩子舖裏。東西亂摸一回，果然在床頭摸出一包銅元來，以後便是魏
彪所聽見的情形，不必再說。魏彪是做偵探的，本來喜歡多管閒事，如今聽得下面
吵鬧不休，便和焦得魁走了下來觀看。這時茶房阿虎，見他們鬧得不成樣子，也請
得院長和許多醫生到來，評判這事。院長問明詳細，又對孩子道：你說銅元是你的，
你可曉得包裹共有幾個？那孩子說：這是當然知道的，我昨日賣去麻花若干，油條
兒若干，共收入銅元一百三十四個，怎地會忘記呢？又問瞎子，你的銅元有幾枚，瞎
子說：我的銅元，是一百二十八個，內中大清銅幣四十一個，中華民國國幣九十七
個；我因為眼睛沒有看見，所以每次算命排八字的收入，必定一個個摸得明明白

白，省得人家來欺騙我。今日果然被這小賊偷了去，不這樣，那裏能夠說得明白呢？衆人聽說，即便七手八脚的，把那包銅元打開一數，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却却是一百三十八個。又把這銅元攤在桌上，一一檢查一遍，果然是四十一個大清銅幣，九十七個中華民國國幣，一些也不差。衆人本來疑心這瞎子不是好人，現在證據確鑿，怎好庇護孩子，去硬說瞎子誣擊呢！大家只是目瞪口呆，立著一言不發，那小孩更是怒氣沖沖的，說不出甚麼話來。魏彪見了這種情形，心裏也有些疑惑起來，走過去，把桌上的銅元，拏了幾個，攤在手心裏。復又走到窗口，對準日光，瞥著眼，反來覆去，看了好久。又用右手的拇指，拈著一枚，摩挲一回，遂即對瞎子道：老先生！你的證據，雖然可以成立這孩子偷竊的罪案，但是你也可以趁他在診治室的時候，把他銅元拏來，另外加上四個，又一個個詳細摸索一回，分別出這一種有幾個，那一種有幾個的。果是這樣，那末你的證據，也便不足爲憑了。講到銅元算是孩子的，現在雖然沒有憑據，我自然爲弄出一個真憑實據來，使得你心裏佩服。說

著，回頭對院長道：「請你教茶房拏盆沸水來，那茶房阿虎，本來可惡瞎子，遲延著不去，朝晚又要服侍他，又沒有油水可措，更看這小孩子可憐，便不等院長開口，趕忙去取了水來，請魏彪使用。」魏彪即把桌上的銅元，盡數投入沸水盆裏，只見一道油光，翻了起來，浮在水面。指著對衆人道：「諸君！請看這是什麼東西，衆人合口同聲的說道：『這油光是從那裏來的？』」魏彪笑道：「這小孩子不是賣麻花油條兒的嗎？人家買他的麻花，油條兒，他必定用手拏給人家，人家付他銅元，他又必定用手去接。而且還要數一數數目。那末，這銅元裏自然而帶些油漬在上面了，不留心去看，是不覺著的，現在用沸水一泡，那有不浮起在水面之理？」可知這包銅元，確確實實是孩子的。那瞎賊用盡心計，要想騙取人家的銅元，還要誣人做賊。別人或者被他瞞得過，要想瞞我們偵探，真是在那裏做夢哩！衆人聽他詳詳細細的解釋出來，沒有一個不五體投地的。魏彪又對瞎子道：「你這瞎子，貧苦到這地步，不規規矩矩去算你的命，排你的八字，賺些銅錢來，自己養活。反要想出這種奸猾狠毒的心思來，欺騙

小孩子。你們這項生意，是專講迷信的，說什麼天堂，地獄；若是天堂，地獄的話頭，果然不誣，像你這種行爲，恐怕死後必定要嘗嘗那油鍋刀山的滋味哩！那瞎子到了這個時候，好像天雷壓頂的一般。紅著臉，一些也不敢開口。這時一個年紀輕些的醫士，怒氣沖沖的說：這種壞貨，還要和他多講什麼？叫個巡捕來，帶了他去，關他幾十天，也使他曉得曉得。茶房阿虎聽了，連忙拔腳要走，院長問他到那裏去？阿虎說：去喊巡捕，賣餅的孩子道：阿虎伯伯！且慢些去。回頭又對衆人道：諸位先生，我有幾句說話，告訴諸位。這樁事情，雖是他不好，無奈他也是爲了窮苦，不得已做出這種事來；好在我的銅元，絲毫未曾損失，可否請諸位高擡貴手，饒恕他這一遭。想來他究竟也是一個人，以後總該改過自新，不會再做出這種陰險的事情了！魏彪聽說，呵呵大笑，對院長諸人道：小孩子倒有這樣好心，我看不如依他的言語，饒恕這瞎子罷。衆人沒有一個不贊成。獨有茶房阿虎，站在門口，努著嘴，憤憤不平的，在那裏生氣。却又不敢發表甚麼意見。後來院長果然把瞎子逐出醫院，一面又叫了賣餅

孩子來，問他家裏，還有甚麼人。那孩子見問，不覺眼圈兒一紅，說：家裏只有一個老母，今年已經六十三歲，患麻痺重症，不能做重大事情。每日由他自己做些小生意，賺幾個錢，去供養她。昨日我一夜不歸，不知她怎樣憂愁耽心哩！說著，含著眼淚，竟要流了下來。大家聽了，都發現哀憐的顏色。院長又說道：你這小孩，倒很誠實，又有孝心，我看你也不必去做那小生意了，你回去，把你的母親接了來，我派醫生，替她醫治手臂，你也住在這裏，當一個小茶房。一個月給你幾元工資。將來我再替你找一個好些的地方。那孩子聽了謝道：這是再好沒有的事，難得院長肯這樣救濟我。院長便拏出一張十元鈔票來，給他說：你索性把所住的房子，付了房錢，退還房東。叫部車子，將你母親和零星物件，載到這裏來。免得多費銀錢。那孩子接了鈔票，歡天喜地的跳躍而去。後來果然把他母親接了來，醫治好了手臂，也在醫院幫傭。按下不提。且說有一天，魏彪和齊嵐光在寓所裏坐著，看齊嵐光作的偵探筆記，看到某案裏，魏彪在薛家浜偵察回來的時候，走到半衙，隱隱聽得有哭泣的聲音。齊嵐

光問道：這泣聲是從那一家發出來的？泣的是什麼人爲著什麼事？你可有調查明白嗎？魏彪說：我自從那日回來之後，那偵探的案件，接二連三的鬧個不休，那裏有工夫去調查！本來人家在那裏啜泣，也是尋常的事，要我去管他怎的。但是這日的泣聲，忽有，忽無，隱隱約約的好像從地底下發出來的樣子，所以我心裏非常詫異，不能不去調查調查。你不說，我倒忘記了。現在被你提醒，我這時便去走一遭。遂換了一套工人的衣服，出得門來，趁著電車，一徑來到薛家浜。尋著這條小術，認明門牌，是八十九號。在門口探望一回，不見有什麼人進出，側著耳朵細聽，又沒有甚麼聲息。又走到左鄰右舍去查訪，查訪結果，也只知道她家是浦東人，搬來不過一個多月，家裏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四十多歲男子，像是夫婦的樣子。又有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又不像女兒，又不像姨太太，不知究竟是什麼路數。對於哭泣的事情，一些沒有線索可尋。但是魏彪終不因此灰心，又在這術裏前後走了一回，忽見八九號裏，出來一個男子，臉面瘦削，他的形態，浮滑中，帶些狠毒的色彩。看他年紀，似

乎只有三十左右，但仔細瞧他額上，已經隱隱露有縐紋，顯見得他是善於修飾，專在女界裏用工夫的一個老精。魏彪便迎上前去，說：先生對不起，這裏可是姓張的嗎？那人操著浦東土音說：我姓烏，不姓張。魏彪即謝了走開。暗地隨在他的後面，後來那人坐著黃包車，一直車到尙仁里，妓女畢小玉家門口，把黃包車停住，那人走了進去。魏彪記牢門牌，復到薛家浜小衙裏，八十九號門前，見左右沒有行人，他便伏在地上，用右耳緊緊貼著水溝上面，細聽好久的確聽得有極細微呻吟哭泣的聲音，斷斷續續從這裏面發出來。魏彪起身，舉起手來，敲他的門，敲了多時，方才有人來開，魏彪擡頭一看，見是一個身體肥碩的婦人，年紀雖然不小，倒穿了一身時髦衣裳。雙眉斜豎，惡狠狠的煞是可怕。魏彪一面問道：烏先生在家沒有？一面放開眼光，向裏面四方探看，也沒有什麼可疑之點。但不見鄰舍所說的美貌姑娘。那肥碩的婦人道：出去了，不在家裏。說時似露怨恨的顏色。魏彪心裏略略有些頭緒，便離開這裏，去找焦得魁，和他說知這事。兩人商量一回，定了一個主意，分頭去做。又

託無錫老大到尙仁里畢小玉家去探聽姓烏的，究竟是什麼樣人。回來說畢小玉和他做了不多幾時，只知道他叫烏金人，是浦東人。別的一該不知。魏彪問他烏金人這時還在畢小玉家裏嗎？無錫老大道：聽說今夜還有花頭，恐怕一時未必回去。魏彪說：好極，遂和焦得魁一同出門，到自己寓所，和千璃巖說了幾句話，三人復又改換服裝，各自出門。且說這肥碩婦人，自從魏彪走後，獨自一人坐在房門裏，自言自語的說道：男人家，終究是沒有良心的。一到上海之後，鎮日鎮夜，在外面非嫖即賭。歸來時候，又催我趕緊辦那一樁事。一言不合，不是賭氣睡在床上，便是惡聲和我吵鬧。天理良心，我爲著這事，已經下了那樣毒手，終歸沒有效果。怎地能夠怪得我來。況且就是將這事辦得完完全全，究竟於我也沒有什麼好處。那婦人正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敲門的聲音，像擂鼓一般，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一生幽怨無從訴 又見飛災天上來

畢竟敲門的是什麼人，爲着什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國民必備完善詳細

實用首都指南

GUIDE TO NANKING.

▲「南京」是現在怎麼樣的一個繁華莊嚴的國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都。
▽：到「南京」去的朋友們啊！怎樣可以使你措置裕如？怎樣可以使你諸路徑？

唯一的去備新出版的……

實用首都指南

▲此書是你們識途的老馬
▲此書是你們到南京去的導者
□書中分述六編□

地理概要 公共事業 水陸交通
工商實業 食宿遊憩 古蹟名勝

風景圖 十六幅 用一百磅銅版紙 顏色精印 絢麗悅目
封面圖案畫 綴以孫總理臺影
更覺富麗堂皇 綉緻可愛

●全書精訂一厚冊
▲甲種定價大洋五角
▲乙種定價大洋四角
●上海中正書局出版

上海望平街 中西書局特約發行

同志日記

日記冊子 為智識階級及有職務人不可不備之物
●本局今年新出同志日記
●紙張精美裝訂新巧 以一日為一面 足夠記事之用
●每日附刊革命日歷 凡係革命紀念 國恥慶祝哀悼日期 每天提出 刊在上面 立詳原委 尤便同志實用
●下端逐日刊有各種標語 誠中華民國國民
●人人必備之絕妙記事冊也 計分三種 特裝每冊一元 甲種每冊五角 乙種每冊四角 丙種每冊三角
●蒐購百冊 另有折扣
●上海同志書局發行

上海望平街 中西書局總經售

